《天上红莲》

作者：【日】渡边淳一

天上红莲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曲水宴后（1）

一进入弥生日本阴历三月的异称。时节，阳光日渐和煦，日照也仿佛骤然延长了。

虽已是酉时（下午六时许），庭园里依然亮如白昼。正前方假山石旁盛开的一簇簇金黄色的棣棠花，好似欲挽留那夕阳残照一般，愈加摇曳生辉，灿灿炫目。

白天，在此大炊殿内刚刚举行了“曲水之宴”。

据传，直至四五十年前，世人为祛除自身污秽，于弥生第一个巳时，乘舟楫出海寻访阴阳师做祓，或将偶人置于小舟之上放流，即所谓行“上巳之祓”已成习俗。

不知自何时起，该习俗逐渐废止，如今只保存了载偶人放舟的仪式，而载于小舟之上的偶人也置换为酒杯与赋诗——即所谓“曲水之宴”了。

依照白河法皇白河法皇（1053—1129），日本第 72 代天皇，1072—1086 年在位。后三条天皇的第一皇子。让位后，首次开创“院政”制度，其实权长达堀河天皇、鸟羽天皇、崇德天皇三代，达 43 年之久。 意愿，今日午后，该宴于此庭园内举行。白河法皇的亲朋至交、

皇亲贵戚及女房等数十人前来赴宴。

午时（正午时分），众嘉宾陆续到齐后，沿蜿蜒迂回地流向碧池的曲水之畔，各据一席之地，当自上游漂来的小舟流经自己面前之际，宾客务必将载于小舟之上的杯中酒一饮而尽，并将一首即席赋诗置于小舟上。

众宾朋在沐浴着融融春阳的庭园里饮酒赋诗，乍看之下，风骚闲雅，悠游逸乐，然此宴过后，所吟之诗将公之于世，任由世人品评，因而绝非可以等闲视之。

今日亦如既往，众来宾伴着袅袅管弦之音，无不诗兴大发，尽抒胸臆，其中尤令众人发出惊呼之声的，当属白河法皇吟诵的这首——

似幻似梦无从辨，但觉君身软如缎。

那情景是现实还是梦境，现在全然记不得，只有你那柔嫩肌肤的感触仍然那么清晰。

如此狂放不羁之诗，竟然吟诵于曲水流觞之宴，众来宾莫不为之惊诧，纷纷猜测何人所作。待得知乃白河法皇御咏，皆哑然失声。沉寂片刻后，顿时发出一片赞叹——“真是好诗啊！”

也难怪，此等香艳情诗，竟是今年已六十有二的白河法皇所咏，恐怕无人能够想见。

诚然，今日赴宴者中，抑或有人能猜到此诗为法皇御作，想必是察觉到近来法皇那如火般炽热的情思之故。

“不过，何至于在那样的场合……”

掌管法皇御所大炊殿的女房日本宫廷里的高级女官。大纳言内侍

“内侍”是侍奉天皇左右，掌管与天皇相关事宜的女官。“大纳言”是女官的最高级别。，望着曲终席散，静寂无声的庭园，悄声低语。

虽说吟诗理当发乎真情实感，然此类“曲水之宴”，似无需这般大胆表露心曲。

尽管相互唱和乃此宴之惯例，但毕竟只是将诗与杯一同置于流经面前的小舟之上，即兴赋一首感怀，以添游兴足矣。

譬如，应邀前来赴宴的藤原信通便吟诵了一首：

叶自飘零水自流，吾情枉然随波游。

引得众人发笑。

与之相比，法皇御诗何等情真意切、发自肺腑啊。

如此一来，法皇有了新的心上人之事，将会尽人皆知。

不消说，法皇尽可以想其所想、爱其所爱。天上人若坠入情网，为情所困，正所谓“天上天下，平安之明证”。

但另一方面，世人会挖空心思探究法皇所爱究竟何人，尔后围绕该女子，各色人等将各揣心思，蠢蠢欲动。

“但愿法皇能够适可而止。”身着唐装贵族女子正装最外层服饰。和裳裙系于唐装腰部后面的服饰。的内侍暗自叨念着，沿东走廊轻步行至车宿贵族府邸里的停放车辇之所。，拉开隔扇。

第一章 曲水宴后（2）

在此等候差遣的车副头侍奉于牛车左右的人。因乘车人的身份不同而人数、衣着不同。慌忙回顾，向内侍施了一礼。

“璋子公主还没到吗？”

“是。刚刚派人去催了。”

“马上再派人去催……”

车副头点点头，去招呼其他车副头，内侍见状便沿走廊往回走。

然后沿回廊往西去，快走到位于中央的寝殿天皇平日起居的宫殿。时，只见白河法皇突然拨开帘子，走出殿来。

法皇为何突然出来了？

大纳言内侍不禁退后一步，垂首侍立，法皇略显焦躁地问道：“还没到吗……”

“是。报告陛下，已于半刻（约一小时）之前派车去接，尔后又派人去催了。”

头戴乌帽子绫罗或纱做的黑色帽子，后世改为纸质，涂黑漆。因身份、年龄不同而样式不同。、身着白色直衣日本贵族男子的便服。的法皇，默默地将目光从屋檐移向日暮时分的庭园。

“估计片刻便到。”内侍安慰般说道。

话音刚落，白河法皇便不耐烦地说：“太慢了……”

今日之约是依照法皇旨意定下的，召璋子公主曲水之宴结束后的申时（下午四时左右）前来见驾。

可是，殿堂里的时钟已鸣报申时，仍未见璋子公主人影，现在已酉时过半了。

其实，从璋子公主居住的二条富小路殿到此大炊殿，走路也不过半个时辰。

况且，眼下她与养母祗园女御后妃称谓。地位仅次于中宫。分住

于不同的御殿，完全可以无所顾忌地出行。

不用说，前去迎接她的牛车已经派出，此时早已到达二条富小路殿了。

“会不会有什么事？”

“奴婢未听说。若璋子公主有事的话，当会即刻来报。”

法皇焦虑不安地开合着手中的折扇，朝御殿入口的东中门方向张望。

“公主一到，奴婢立刻会送入殿内，请陛下先回御座坐下等候。”内侍劝道。法皇仿佛没有听见，依然站着不动。

竟然能够让被权中纳言藤原宗忠称颂为“威满四海，天下归服”的法皇如此专候，恐怕很难说是正常之举了。

“上次，也迟到了。”法皇说道。

诚然，璋子公主并非初次迟到。两天前，以及五天前奉召前来时也都迟到了，虽说比今日早些。

也许因法皇连日频繁召见，公主身心过于疲惫吧。但上次璋子公主来赴约时，未见丝毫疲倦之色。十四岁正值青春妙龄，即便法皇在床帷之内百般施爱，公主也不至于怎样疲劳的。

想必有其他缘故吧，莫非璋子公主有什么难言之隐？

内侍正猜想时，法皇看穿了内侍心思似的问道：“难道说那孩子有什么不痛快吗？”

“陛下的意思是？”

“闹别扭等等。”

“那怎么可能……”

法皇一统天下，不可能有人敢于违忤。

非但如此，若蒙法皇召见，乃十二万分之荣幸，凡女子无不欢喜若狂，一刻不敢耽搁，立即应诏前来侍寝。承受法皇的恩泽雨露，正是生为女人的最高名誉，亦是关系到一门一族飞黄腾达的大好事。

璋子公主居然无视法皇召见，屡屡迟到，实在非同寻常。

内侍一直低眉垂眼地恭立一旁，见话已至此，暗下决心斗胆向法皇进一言。

“恕奴婢冒昧，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但讲无妨。”

得到允许后，内侍环顾四周，见左右无人，便向法皇跟前跨近一步道：“依奴婢猜测，公主恐怕是在耍性子。”

“耍性子？”

“是的。璋子公主毕竟还是年少女子。”

虽说十四岁作为女人已具备足以魅惑男人的肉体，但头脑尚嫌幼稚。

第一章 曲水宴后（3）

“再说得清楚一些。”

“是。”内侍又朝四周看了看，奏道，“或许璋子公主也想要得到某种实物了。”

“什么实物？”

“譬如法皇陛下深爱公主的明证……或信物……”

“笑话……”法皇突然将折扇遮挡着嘴呵呵笑起来，“寡人爱情的明证，璋子再清楚不过了，早已算不得问题!”

的确，近来法皇已关怀备至地将二条富小路殿的豪华宅邸送与璋子公主，还为她添置了华丽衣裳，以及众多的随从仆人等，让她过着锦衣玉食、极尽奢华的生活。

迄今为止，法皇的嫔妃之中尚无人获此恩宠。

“你是说她还不满足吗？”

“不是。奴婢知道，陛下的心意公主已心有戚戚，绝无任何不满。”

“那么，还有其他什么吗？”

“奴婢可以斗胆禀告吗？”

“可以，快快说来。”

“遵命……”内侍再度颔首，深吸一口气，以使自己镇定。

“凡女子受到君王宠爱，确乎无上荣幸之事，更何况承蒙尊贵的法皇陛下恩宠，自当感谢圣恩，感激之情言语难以尽表。只是，除此之外，倘若还能得到足可确认陛下之深情厚爱的、实实在在的名分或地位的话……”

“地位？”

“正是。启禀陛下，璋子公主是陛下最爱的女人，自然毫无疑问。对此，想必璋子公主也心知肚明。不过，公主尚无与陛下此意相对应的、可向朝廷内外明示的地位或称谓。”

法皇凝望着空中陷入了沉思，然后平静地问道：“你是指册立为更衣后妃称谓。相当于从四位或从五位的官阶。或局对宫中有地位的女

官的敬称。吗？”

“不止于此……”

“你的意思是，这样不能使她满意吗？”

“祇园妃的称呼是女御。”

法皇骤然睁大了眼睛，然后缓慢地点了点头。

“如此说来，她是想当女御了？”

“不，这个还说不好……奴婢只是觉得公主想要这些也未可知……”

听到这里，法皇露出了浅浅的微笑，“既然想要，为何不跟我直说？”

“可是，无论跟陛下多么亲近，这种事情璋子公主也难于……”

“原来如此。”法皇微微首肯道，“明白了。我现在回寝殿，璋子一到，立刻请她过来。”

“遵旨。”内侍躬身施礼，待抬起头时，只见法皇早已朝着通向寝殿的回廊走去了。

当晚，璋子公主到达时已过酉时，天色已昏暗下来。

接到车宿来报公主已到达，内侍急忙沿回廊前去迎接时，璋子公主已走进了东中门。

内侍慌忙施了一礼，脱口道：“法皇正等得心焦呢。”

璋子公主含笑点头，表示已知晓，然后沿着回廊朝寝殿走去。

此时法皇已从寝殿迎出来了，也许是听见什么动静了吧。法皇向璋子公主伸开双臂，仿佛在说“你可来了”似的，璋子公主立刻扑进穿白色直衣的法皇怀里。

“噢，怎么才来，怎么才来!”

法皇紧紧搂抱着袿衣平安时代贵族女子的服饰。低领，宽袖，穿在唐装里面的最外层服饰。装束的璋子公主，用右手慈爱地抚摸着她那瀑布般长长的黑色秀发。

法皇正如饥似渴地盼望一亲这妙龄少女的芳泽不假，可何至于将内心的渴求这般袒露无遗呢。

内侍本以为法皇会责备璋子姗姗来迟，让自己苦苦等候多时，谁料想，法皇未露出一丝一毫的嗔怪之意。

内侍暗自思忖，长此以往，璋子公主会更加任性，无从约束，可现在对法皇说什么也是听不进去的。当务之急需请示一下，接下来在寝殿内，他们打算如何度过。

第一章 曲水宴后（4）

“请问陛下……”内侍对仍然紧紧拥抱的两人开口问道，法皇终于意识到什么似的，放开了璋子公主。

“可以准备晚膳了吗？”

法皇再次扭头瞧着璋子公主，等到她点头，法皇才道:“用膳吧。”

看样子，法皇要和迟到的璋子公主一起用膳。

“是，马上准备。”内侍鞠了一躬，刚一离开，两人便手牵手朝寝殿走去。

凭着对整个过程的观察，内侍感觉璋子公主不像是因有事而迟到，很可能仅仅是一时耍小性，出门晚了而已。

(此处加入原书第 18—19 页插图，排布方式依照原书，跨页图)

果真如此的话，便可以肯定是年轻女子在撒娇了。

内侍沿回廊返回东配殿时，悄悄摇了摇头。

璋子公主的撒娇是否行得通，全看今后他们两人的关系发展到怎样的程度了。

内侍自言自语着，吩咐御膳房，马上备膳。

半个时辰之后，坐在御座上的法皇和璋子公主面前摆上了晚膳。

外面天色已黑透，殿内正中央的灯台清晰地照出了并肩而坐的法皇和璋子公主。

看得出，虽说是用膳，法皇也想让璋子公主坐在自己身边。

在他们面前，御膳房的女房恭恭敬敬地一盘一盘地摆放着御膳。

法皇面前的悬盘有四条腿的方托盘。镶嵌着紫檀打底的描金螺钿，上面摆放了清蒸鲍鱼、鲑鱼丝和鲷鱼干。

其他高脚盘里盛着松子、榛子、枣、石榴等果品。

下面的方托盘上，还放着准备斟酒的银质酒壶和酒盅。

法皇嗜好饮酒，而璋子公主几经熏染后，也能陪法皇饮上几杯了。

今天法皇也是早早拿起酒壶，要给璋子公主斟酒了。

“不，我来……”

璋子公主虽然伸出了手，但法皇已不容分说给她的杯里斟上了酒，然后，才轮到璋子公主给法皇斟酒。按规矩应由女房给他们斟酒，但她们见两人正情意绵绵，不敢打扰，只好侍立一旁，瞧得眼直。

与法皇这般亲密无间，交杯换盏地进膳的后妃，遍观四海之内，除璋子公主之外再无他人。

内侍见此情景，便留下安艺和但马二女房侍候，自己先行告退。刚一退下，便听到法皇和璋子公主发出朗朗笑声。

真不愧是一对相亲相爱、情深意笃的爱侣，但这般旁若无人是否妥当呢？

内侍忽觉不安起来，挪动着碎步退出了寝殿。

话又说回来，法皇陛下对于女人是多么重情重意啊。

内侍回忆起了迄今为止耳闻目睹的法皇的爱情经历。

法皇出生于六十一年前，即天喜元年（1053）六月。作为当时的皇太弟，即后来的后三条天皇的第一皇子降生，讳号“贞仁”。

延久元年（1069）四月，法皇十七岁时被立为太子，称为贞仁亲王；当年八月，迎娶权大纳言藤原能长的养女道子公主为东宫妃。

但道子时年二十八，比皇太子年长十一岁之多，加上性格内向，据说皇太子与东宫之间感情并不和谐。

或许因此缘故，两年后，延久三年（1071），摄关“摄关”是摄政和关白的合称，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中期的政治体制，具体指藤原氏以外戚地位实行寡头贵族统治的政治体制。天皇幼时，由太政大臣代行政事称摄政。天皇年长亲政后，摄政改称关白，辅助天皇总揽政事。类似于我国汉代的外戚干政。家的嫡系，左大臣藤原师实的养女贤子公主入侍东宫为妃。

贤子妃年方十五，小东宫四岁，且十分聪慧可人，很快便集东宫的宠爱于一身，使得道子妃愈加受到冷落。

第一章 曲水宴后（5）

至延久四年（1072），贞仁亲王二十岁时，父君后三条天皇让位与他，成为白河天皇，贤子妃被立为中宫正宫，也指与皇后有同等级别的皇妃。。

贤子妃虽比道子妃后入宫，但贵为摄关家养女，且受到天皇专宠，自然是普天庆贺，不在话下。

贤子妃成为中宫之后，天皇对贤子妃的爱情有增无减，贤子妃亦仿佛回报天皇的宠爱一般，陆续诞下敦文亲王、善仁亲王，以及媞子内亲王、令子内亲王、祯子内亲王。

谁承想，这样一位健康、多产的妇人，却于应德元年（1084）九月突然病倒，不久便病入膏肓。

根据宫中禁忌，患病者需由宫内迁回娘家，但天皇舍不得与中宫分开，仍让她留在宫中，并招来众多阴阳师为中宫祈求康复。

虽如此，中宫亦未能痊愈，于当月末，年仅二十八岁便撒手人寰。

内侍听说，当时的内大臣藤原师通将此事的经纬载于日记，曰：“万人泣涕不已。”

此外，他还详细记述了中宫去世后白河天皇悲痛欲绝的情状，直到翌年，天皇仍沉浸于无尽的哀思之中，以至竟日待在夜御殿位于清凉殿内的天皇的寝殿。里唏嘘伤悲，不理朝政。

天皇还为已故中宫祈福，于比睿山日本七高山之一，为日本天台宗山门派大本山。位于京都市东北部，海拔 848 米。麓东坂本建立圆德院，于比睿山的横川建立胜乐院，又于醍醐建立圆光院，以及在法胜寺内建造常行堂等。

在建立这些寺院的同时，大江匡房起草的《法胜寺常行堂供奉愿文》和《圆德院供奉愿文》等文章的字里行间，均渗透了这段时期天皇对中宫的悲叹追思，不过，内侍对这些文章只是听说，并未亲眼看过。

此后，白河天皇虽让位成了上皇，仍未能忘怀中宫贤子，因而一直未纳新妃子或女御，只是时常临幸身边侍奉的女房，甚至沉湎男色，满足一时的生理需求。

可以说，自宽治到康和年间，白河上皇的荒淫无度，放浪形骸，是由于无法忘怀中宫贤子，自从见到祇园女御，才终于收回了漂泊之心。

这位祇园女御，原本是源惟清的妻室，据说作为下级女房在白河上皇身边侍候时，被上皇看中后，迅速受到宠爱。

然而，这位女御的丈夫惟清，曾任三河古国名。现在的爱知县东部。守，因妻子被法皇夺走，而对法皇怀恨在心。

法皇察觉后，为独占女御，更为铲除祸根，便冠以“诅咒法皇”之罪，将惟清及其姻亲流放。以上虽是道听途说，不清楚详情，但与此相近之事件确实存在。

祇园女御受法皇专宠已有十年之久。康和末年时，她名义上是侍妾，实际拥有不亚于妃子或中宫的权势。

大约从这一时期开始，内侍也获得侍奉法皇的机会，因此对这些事情记忆犹新。

内侍记得，自己侍奉法皇后不久，女御被安置在祇园附近一座奢

华无比的宅第里，随时奉召去侍奉法皇，且常常被留在法皇的御所侍寝。

九年前，即长治二年（1105），法皇在祇园神社东南角建造了阿弥陀堂，安放了一尊一丈六尺高的阿弥陀像。那年秋天，以东寺教王护国寺的通称。的大僧都日本僧官之一。范俊为率引高僧，举行了供奉仪式。

参列者有权中纳言藤原宗通、藤原仲实、参议左大弁源基纲，以及所有的殿上人允许上殿的人。。场面之盛大，令内侍至今难以忘怀。

翌年，女御又在鸟羽殿御堂举行了五部《大乘佛经》的讲经。除贤暹等众高僧外，权大纳言藤原公实、藤原经实、权中纳言藤原仲实等公卿也尽数出席。

第一章 曲水宴后（6）

不消说，这些奢华盛典皆仰赖法皇之威光，凡出席者无不是凭藉祇园女御才成为法皇的宠臣的。

然而，女御虽得到法皇万般宠爱，却始终心有一憾，即至今未能怀上法皇之子。

若有幸妊娠，那么此子，以及女御自己将会获得怎样的地位啊。光是想想女御都会激动不已，唯此事令她甚感遗憾之至。

于是，对自己生育已不抱希望的女御决定收养一个女儿。

此时有幸被选中的是女御的“亲信”之一，藤原公实的女公子。

公实属于藤原氏北家的闲院流藤原氏北家一支流的家名。始于藤原公季。，是正二品大纳言实季的大公子，相当于白河法皇陛下的堂

兄弟。

这位公实与其夫人光子——堀河天皇与当今天皇的乳母——之间生有八子，其最小的女儿璋子成了女御的养女。

也有人说，此乃当时实力迅速增长的闲院流对白河院政“院政”在日本，指天皇让位后作为太上皇或法皇继续处理国政的政治形态，始于白河天皇。1086 年，为了彻底摆脱摄关家的控制，白河天皇让位于年仅 8 岁的堀河天皇，自己以“上皇”的身份继续掌管朝政。即“金蝉脱壳”，创立了院政制度，获得新的权力空间。上皇“执天下政”的时期，世称“院政时代”，共经历了白河、鸟羽和后白河三代太上皇主持院政的时期。示好。

因此，璋子公主自幼便时常有机会见到法皇。她五岁的时候，法皇还亲自出席了璋子公主的着袴庆典“着袴庆典”是日本皇家在平安时代就开始流行的一项庆典，主要是皇族给家庭内年幼的后辈举行的庆祝活动，一般在 5 岁或 7 岁时举行，祝贺他们又成长一岁，祈祷平安健康。　。

其后，养母每次奉诏去法皇寓所，璋子公主都跟随前往。时而闹着玩地与法皇同枕而眠，睡觉时甚至将她的小脚伸进法皇怀里。

当然，法皇起初只是出于单纯的嬉戏，无意间触摸到璋子公主的肌肤，而璋子公主似乎也喜欢法皇床上的舒适温暖，怀着懵懵懂懂的好奇心，睡到法皇身边的。

再说，旁边躺着养母女御，璋子公主自知不过是女御的女儿，所以三人同床，并不感觉特别不自然吧。

不曾想，两次三番睡在一起后，法皇开始对璋子公主的身体感兴趣了。

不过，纵然贵为法皇，当着女御的面也不可能随心所欲的。

大概某日女御要回去时，法皇命璋子公主留下，两个人继续在床上玩耍时，不知不觉便结合了吧。

内侍因不在法皇身边侍候，对此事内情不甚了解，但据其他女房说，是很自然地发展到男女情交的。

但内侍还是无法想象，有着祖孙般年龄差距的男人和女人竟然会交合。也许正因为年龄差距很大，法皇才对璋子公主感兴趣的吧。

尔后他们的交往可谓异乎寻常，半年过后，对法皇而言，璋子公主已是不可或缺的掌中宝玉了。

这段情缘堪称忘年之交，可喜可贺。然而，迄今为止法皇最爱的女人一直是祇园女御。

女御万没想到会遭遇自己的养女——视如己出的璋子公主的背叛。当然，背叛了女御爱情的是法皇本人，但情敌竟然是璋子公主。真不知在此事上，法皇乃至璋子公主究竟是如何考虑的。

于是，自去年夏天起，女御推说身体不适或眩晕等等不再去法皇的御所伴驾了。与此同时，璋子公主的来访次数迅速增加，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他们两情相悦、互相爱恋之事，自下级女房至车副之流，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无论是法皇还是璋子公主，都称得上是毫不介意他人非议的天真

烂漫之人，或曰色胆包天之人，全然无意遮遮掩掩、避人耳目。

不过，也许是璋子公主觉得愧对养母女御，抑或是女御对璋子抱怨了什么，今年初，法皇另外赐给璋子公主一座宅邸，使她得以和女御分开居住，因而自由自在多了。

今晚璋子公主虽说迟到了，但并未爽约。此时，两人又若无其事地亲亲热热说笑了，真是匪夷所思。

难道说是法皇一厢情愿，而璋子公主只是虚与委蛇吗？还是璋子十分享受这种状态呢？他们的真实内心实在是让人琢磨不透，不知今后会是怎样的前景。

无论怎样，但愿不至出现麻烦事态便好。内侍回到自己住处后，仍愁绪难消。

第二章 可爱成熟（1）

“咕咕，咕……”隐隐约约有鸟叫声自寝殿窗外飘然入耳。

是鸽子在叫？还是造访的山鸟？这深更半夜，何以会有啁啾鸟鸣呢？

法皇睡意蒙眬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交尾”一词。

据通晓动物习性的阴阳师日本阴阳道的占术师。阴阳师所隶属的官方机构为“阴阳寮”，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天文、历法的制订，并判断祥瑞灾异，勘定地相、风水，举行祭仪等，可支配人员近百名。阴阳道至此成为日本律法制度的一部分，谁控制了“阴阳寮”就等于握有诠释一切的能力。阴阳道成了天皇的御用之学。说，雀儿深夜也会不时发出“唧唧唧，咕噜噜”的鸣啭。

法皇曾经感到不解，在黎明前黯淡的星空下，鸟儿们唧唧咕咕的在做什么？阴阳师告诉他，那正是雌雄交合时发出的快悦啼叫，谓之“交尾”。

如此说来，刚刚闻听的鸟鸣，正是鸽子夫妇交尾时发出的了？

法皇躺在床上侧耳细听，可是鸟儿也羞于被人听到似的，再无声息了。

“我们不是也和鸟儿一样嘛……”法皇脸上微露笑意，轻轻掀起棉睡袍的一角来。

此时，璋子正微微低垂着头，面向这边枕在自己伸出的左下臂上，她的颈部至酥胸都隐约可见。

法皇特别欣赏璋子胸部的感觉。

璋子尚在睡梦之中。她那黢黑的睫毛遮蔽着双眸，纤细的脖颈下面横着两道锁骨。其胸部轮廓全凭这两道稚嫩的锁骨撑起，这微微凸起的锁骨上各浮出一个浅浅的小窝窝。

十五岁之少女，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然而其稚嫩的锁骨下面却是赫然饱满的丰胸。

法皇虽阅人无数，但这般集稚嫩与成熟于一身的女人肉体还是初次见识。没有比稚气与成熟兼而有之的女人更耐人品味了。

“是这样吧？”法皇喃喃问道，轻轻地将这娇柔的肉体揽入怀中。

昨夜，两人把酒对酌，狎昵嬉戏时不知不觉便搂做一团，交合为一体。

法皇隐约记得事毕再次拥吻了璋子，之后便双双沉入梦乡。

留在法皇记忆中的，只有最后拥抱璋子纤纤玉体时那妙不可言的感触。

女人柔软如缎的肉体是最勾魂摄魄的了，而璋子的肉体还不止于此，其柔软之中还隐含着稍一用力便会破碎般的细嫩。

法皇尽享了这娇柔而曼妙的肌肤，带着满足入睡了。蓦然醒来时，隐约听到了声声鸟叫。

莫非连鸟儿也受到我们的诱惑而交尾？

随着意识渐渐清醒，法皇突然产生了想要一睹璋子玉体的冲动。

而且要趁着她沉眠未醒之机，尽情赏玩个够。

可是，这寝床位于四面土墙包围的涂笼日本寝殿式建筑中四周有着厚厚的墙壁的封闭式房间。之内，照明只有位于门边的灯台。

尽管那是盏油灯，但因在几帐用于分隔室内空间的垂挂于 T 形木架上的帐幔。外面，光亮照不进这里。

姑且耐心等到黎明吧。

可是，这期间自己难保会睡去，再醒来说不定天已大亮。

而天亮以后，璋子会害羞，断然不会允许的。

想个什么法子，能趁现在偷窥个够呢？

法皇思来想去，除了把灯台拿近一些，别无他法。

“如何是好……”

命隔壁的值宿者将灯台拿过来未尝不可，但会引得他猜疑。

当然，即便他猜疑什么，也全然不用在意，但可能的话，法皇还是想悄然行事。

看来还得劳动自己了。可是，若把油灯放得过近，万一点燃几帐，引起火灾，则非同小可，璋子会备受惊吓的。

“用萤火的话，或许会安全一些……”法皇突发奇想，不禁展眉一笑。“若能在幽幽萤光下，一览璋子赤身裸体，定然美艳绝伦。”

第二章 可爱成熟（2）

法皇兀自首肯着，只可惜距离萤火虫的季节还为时尚早。

虽说是一妙招，今宵怕是不能遂愿了。

“只好再忍耐些时日了。”法皇自言自语着，悄悄端详起璋子来。

对躺在自己身边的男人正琢磨什么一无所知的璋子仍旧香甜地睡着。

璋子一向如此，一旦睡着了，就很难醒过来。这也是一大把年纪的自己所不具有的年轻的优势吧，法皇暗想。

“好吧好吧，你好好睡吧。”法皇放弃了偷窥裸体的企图，再次伸出双臂把璋子搂进怀中，缓慢地用右手来回摩挲她的后背直至腰间。

璋子的后背虽然稚嫩，但从腰部到臀部却格外丰满暄软。

从脊背直至腰间的柔嫩与丰腴并存，也是十五岁少女才拥有的，令法皇爱不释手。而这肉体里蕴藏的成熟风韵，均由自己一手培育而成。

现在回想起来，初次触摸到这柔细水滑的肌肤，是这孩子十岁之时。

当时法皇和璋子的养母祇园女御正躺在床上，突然发现璋子站在床边，正好奇地瞧着他们。

法皇随对璋子说："外面冷，上床来吧。"她扭捏了片刻，便慢慢爬了上来。

然后，她满不在乎地闹着玩似的钻进法皇被衾里，屡次不经意的互相触碰肩头、背部，或互相缠绕两腿时，不知不觉间便结了男女之欢，那是璋子十四岁时，即一年前的事。

那天，养母祇园女御先回去了，剩下璋子一人玩着母亲的梳妆匣时，法皇叫她过来。

不知当时璋子是否已解男女风情，十四岁的她尚未行过着裳"着裳"指日本古代女子的成人仪式，系上腰带、初次穿着成人女性的正装——裳。"裳"是平安时代以后，身份高贵的女性在穿着礼服时，穿在礼服腰部后下方的像围裙一样的礼服。多在 12—14 岁之间进行，但对于年龄并无特别限定，只要婚礼之前举行即可。此外，平安中期以后，成年女性的发型以垂发为主，因此在此仪式上，还要将刘海分开。之仪，或许用语言表述不清，但想来应该朦朦胧胧知道是某种需避人眼目的隐秘之事吧。

然而，她还是乖觉地上了法皇的床，想必是未曾料到会发展到那般程度吧。抑或因为对方是早已有过肌肤接触的养父，而觉得不必害怕呢？

就这样，法皇把玩掌中之玉般小心翼翼地抚爱时，很偶然似的触到了她的私处，一瞬间，璋子惊惧得绷紧了身体。法皇暂时停下触摸，静静地在原地等待，直到璋子平静下来后，才重新继续爱抚起来。

法皇耐心地爱抚着，直到确认璋子那里开始湿润，才再次把她搂

进怀中，将自己的阳物轻轻与之接触，尔后，突然误入歧途似的悄然侵入。

尽管法皇自认为是十二分加小心地动作，但璋子还是露出了惊慌害怕的表情。不过，法皇凭借多年来与女性交媾的阅历与耐心，终于大功告成。

就在结合的那一刻，璋子轻轻“啊……”了一声，扭动腰肢，试图躲避，但法皇仍旧紧紧地抱着她，低声安慰她：“不用害怕。”

也许是法皇的话让她放了心，也许是已有了某种程度的精神准备，璋子渐渐安静下来。法皇轻声对她诉说：“我爱你，我喜欢你，最喜欢你了。”

虽然这是法皇迄今为止对许多女人说过的话，但面对璋子时，就仿佛在向神明宣誓，连法皇自己都对此深信不疑。

而这份情爱，从璋子的初夜直到一年后的现在，仍甜蜜依旧，丝毫没有褪色——不对，应该说法皇现在对璋子爱得更深更切了。

第二章 可爱成熟（3）

六十三岁和十五岁，虽然相隔着几乎是祖父和孙女之间的年龄鸿沟，但在相爱这一点上是毫不相干的——不，应该说正因为有这么大差距，才会爱得如此狂热。

“是这样吧？”法皇抚摸着璋子圆润的臀部，轻声问道。

总之，自从结合以来，璋子内心渐渐萌生并成长起来的女人味儿，无不是在自己的循循善诱下调教出来的。

不论是与她那窈窕身型不相称的成熟胸脯，还是超乎想象的丰满

腰身，抑或是私处的丰盈润泽都是自己一手造就的。

“这里，那里，还有那里……”法皇在心里诉说着，再一次温柔地抱住璋子，将自己的嘴唇贴在璋子耳边嗫嚅道，“我爱你。”

也许是璋子听到了什么，突然微微晃动起头来，须臾，脸又扭回到原来位置，呢喃着：“Suemichi 大人……”

(此处加入原书第 36—37 页插图，排布方式依照原书，跨页图)法皇不禁停下一切动作，凝神注视着璋子。

尚在睡梦之中的璋子，闭合着她那长睫遮蔽的双眸，软绵绵地依偎在法皇怀中。

但是刚才，璋子确实轻轻叫了声“Suemichi 大人……”。

Suemichi 是何人？是男人还是女人？还是在做梦呢？

不行！若是做梦的话就更不可掉以轻心了。

她躺在自己的怀抱中，竟然叫出了别的男人的名字。

“此人到底是谁？”法皇忍不住说出了声。再次正面审视着仍闭眼熟睡的璋子，缓缓摇了摇头：“不行！决不能听之任之！”

次日卯时（上午六时左右），早膳尚未用完，大纳言内侍便接到了法皇传唤。

璋子公主方才回宅邸去，内侍以为法皇会小睡片刻，不料突来传召。

“发生了什么事？”内侍惶恐不安地行至涂笼前的御座跟前，见法皇已身着直衣，肘倚凭几，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Suemichi 这个名字你可听说过？”

“陛下是问 Suemichi 吗？”

“是个人名，男子名。”

突然被问及，内侍一时半会儿也想不起来。

“是在陛下这里当差的人吗？”

“不清楚，很可能是二条殿那边的。”

二条富小路殿是璋子公主所居的宅邸。

内侍不知那边是否有名叫“Suemichi”的人，在法皇御殿里当差的人还好办，而其他御殿里的人，就不一定知道了。

“这个 Suemichi，莫非是……”法皇暗自低语，死盯着空中的某个地方。望着法皇那可怕的表情，内侍想起了一个男子。

“依奴婢猜想……”内侍刚一开口便觉不安，“不知可否禀告？”

“但说无妨。”

内侍施了一礼，吸了一口气，道：“莫非是季通大人？”

“季通？”

“正是，是藤原宗通大人的……”

“果不出我所料……”法皇似乎已然意识到了，依靠凭几自言自语着，“是宗通的……”

季通是法皇的宠臣藤原宗通的爱子，确切地说，应该是他的第三子，年纪约莫二十许。大约三年前，以左兵卫佐之职荣升备后日本旧国名，现在的广岛县。守，与其父一样，也深得法皇信任。

“那么，季通为何……”

“陛下是问？”

“季通常常出入二条殿？”

“此事奴婢只是从二条殿处听得，季通大人擅长古筝、琵琶，而且精通和歌，璋子公主正师从于他……”

“如此说来，季通是教璋子古筝和琵琶了？”

“法皇明鉴，奴婢这样听说的。”

法皇没有点头，只是注视着空中，蓦然瞪大眼睛。

“敢问陛下，发生什么事了？”

内侍不无担忧地问道。只见法皇缓缓点了点头，将手里的折扇再次换了只手，“传召二条殿的女房。”

第二章 可爱成熟（4）

“啊？陛下要传唤何人？”

“叫璋子最贴身的女房来见我。”

“请问，是现在吗？”

“是的。立刻，马上！”

“可是……”就在片刻之前，璋子公主刚刚回到宅邸，此时女房们一定正忙于侍候公主梳妆打扮。法皇偏偏要这个时间传唤璋子公主的贴身女房，所为何事呢？内侍正思量时，只听法皇喝道：“叫你传，去传便是！”

见法皇动怒，内侍赶紧俯身叩首，轻声诺道：“奴婢遵旨。”

到底是何缘故，一大清早法皇就如此兴师动众呢?

教授璋子公主古筝、琵琶技艺的男子藤原季通，乃是璋子公主的身边侍从，尽人皆知。

事到如今，法皇却要亲自确认，是何打算呢？

内侍满心以为，昨夜璋子公主弹奏古筝琵琶，讨得法皇的欢心，看来显然不是那么回事。

内侍百思不得其解，火速派人前往二条殿传旨。

虽说是奉法皇之命传召璋子公主的贴身女房，但内侍担忧女房身份低微，在法皇面前会紧张万分，答不上话来。

思量再三，内侍修书一封，交与信使，请二条殿的若狭乳母即刻来大炊殿面见法皇。

半个时辰过后，法皇依然毫无倦态，正襟危坐，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

稍后会发生什么呢？内侍揣测不出，命下人重新打扫回廊偏殿，给庭园洒水。

不到一个时辰工夫，二条殿的若狭乳母乘着牛车匆匆赶来。

一大早被召来，加上又是法皇亲自召见，兴许是过于紧张，若狭乳母表情僵硬，脸色煞白。

“不知奴婢等做了什么不妥之事……”若狭乳母惴惴不安地问道。

“没事，没事。”内侍按着她的肩头安慰道，“法皇有一桩事想要向你了解一二。”

若狭乳母仍神色紧张，不住地整理着唐衣的胸襟。

即便是若狭乳母，让她独自面见法皇，还是令内侍放心不下。于是，内侍先进入殿内，站在帐幔外面向坐在御座上的法皇请示：“二条殿的若狭乳母到了，奴婢可以陪在旁边吗？”

“可以。”

听到法皇凛然的声音，两人垂首伏在帐幔已掀起来的御帐台四周有帐幔的床铺。前面。

“汝是何人？”

“参见陛下，奴婢是璋子公主的乳母若狭。”

法皇点点头。待若狭乳母慢慢抬起头来后，法皇掷地有声地问道：“听说藤原季通常去璋子住处，可有此事？”

“是的。”

“从何时开始的？”

“大约一年之前。”若狭乳母匍匐在地回答。

法皇不容她喘息地又提出下一个问题，“他只是教授乐器吗？”

“好像也教授和歌等等。”

“只此而已吗？”

“什么？”若狭乳母困惑不解地仰起脸来。

法皇的喝问朝她迎面掷了过来，“除此之外，不曾做过苟且之事吗？”

“……”

“同样是男人和女人啊。”

听到这里，若狭乳母仿佛才意识到法皇此番问话的真意。

若狭乳母匍匐着没敢抬头，肩膀微微颤抖着，默不作声。也许事关自己服侍的主人的隐秘之事，使她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告诉法皇吧。

可是，法皇焦躁的声音打破了沉默，“你若隐瞒，对他也没有好处，从实讲来！”

在法皇的再次逼问下，若狭乳母终于下了决心。她再一次向法皇深深俯首磕头后，怯怯答道：“启禀陛下，授课之后，有时他们好像一起游戏……”

“做何游戏？”法皇间不容发地追问。若狭乳母的头垂得更低了。

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事呢？内侍惶恐不安地抬起头来，只见一向温和慈祥的法皇，脸色犹如阎王一般血红。

第二章 可爱成熟（5）

“他们也一起睡过吧？”

“没有……那样的事……”

“你是说没有吗？”

说实话，若狭也知道得不十分清楚，但两个人互相抱有好感，是确有其事。

“陛下恕罪。”若狭几乎额头抵地，匍匐着小声回答，“是奴婢等失职……”

“你不用怕。寡人不是要追究尔等的责任，只想知道季通做了什么。”说到这儿，法皇喘了口气，将右手的扇子轻轻拍了拍膝头，“还有他人吗？”

“……”

若狭乳母不解法皇真意，战战兢兢地抬起头来，法皇急不可耐地追问：“和季通一样，纠缠璋子的男人……”

难道说还有其他人吗？内侍吃惊地抬起头，见法皇稍微平和了些，继续发问：“那么招人喜欢的女子，怎么会没有其他男人追求呢？”

法皇的声音虽然温和，目光却十分冰冷。若狭乳母也许实在忍受不了如此可怕的目光，轻轻说道：“奴婢有罪……”

“怎么，你想说还有其他人了？”

“是的，只是奴婢知道得不是太清楚。”

“快快说来！”

“和增贤大人一同来的童子也……”

突然间，法皇用力敲打着扇子，问道：“你是说增贤的童子？”

“是的，好像时常悄悄来访……”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内侍还是第一次听闻此事。

季通是权大纳言藤原宗通的公子，从四位上的备后守。不仅精通乐器，而且善歌咏，即便频繁出入璋子公主的宅邸也不足为奇。

可是，增贤不过是个权律师，是为殿上人祈祷安康、保佑平安的人。璋子公主与随从此人的童子苟合，也实在轻薄了些。内侍深感意外，不由得叹息了一声，但转念一想，不觉恍然大悟。

记得今年年初。一向健康的璋子公主忽然身体不佳，休养了很长时间，听说当时为她祈福的就是增贤。

当然是法皇派他去的，可是璋子公主居然和他的随身童子有染，这就好比被自己豢养的狗咬了手一样啊。

不过，璋子公主未免太水性杨花了吧，内侍的心情越来越烦躁。只听法皇追问道：“那个童子多大了？”

“大概比璋子公主小一两岁。”

“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陛下的意思是？”

“他出身卑微，我知道。其他呢，模样如何？”

若狭乳母再次叩首后，回答道：“奴婢只见过他一两次，是个眉清目秀的男孩子。”

“你的意思是，他长得很周正吗？”

“是的……”

若是年龄相仿的美少年，璋子公主喜欢也很自然，内侍暗想。

璋子公主现在和年龄相差很大的法皇——岂止是父辈，相当于祖父辈——有着肌肤之亲，偶尔想要接近年轻男子也情有可原。

一瞬间，内侍开始理解璋子公主了。这时，法皇又问：“此事，增贤也知道吧？”

“是，大概知道。”

“明白了。”法皇使劲摇着头，再次用扇子头指着若狭乳母说，“辛苦了。你可以退下了。”

突然听到此话，若狭乳母赶紧伏身谢恩。一点点跪着向后倒退着，等法皇点头允许她站起来。

内侍见状催促道：“请赶紧下去吧……”若狭乳母又一次叩首后，才站了起来。

那天以后，法皇处理此事时的决断之神速与严厉，令内侍甚为惊叹。

她再次感受到了尽管年过六旬，但长年执掌院政的法皇那威震四海、无人敢于争锋的实力。

其中最为严酷的，当数对藤原季通的处置。

原本是法皇最为宠信的藤原宗通的公子，却迅疾被解除左兵卫佐之职，并禁止出入皇宫。

对此处置，许多人不明就里，但凡侍奉在法皇身边的人却尽皆了然于胸，心照不宣。事实上，无论是季通的长兄信通，还是次兄伊通，都无法抗旨不遵，只得诚惶诚恐地服从处置。

第二章 可爱成熟（6）

尽管处罚非常之严厉，不过也有人认为，即便被处以发配边琼也无由违抗，因此，季通虽被罢免官职，却保全了性命，还算是侥幸了。

然而，此事成了贵族们的谈资。记录当时史实的《今镜》日本历史物语，又名《续世镜》、《小镜》，成书于平安时代晚期，是日本四部历史物语（即所谓的“四镜”——《大镜》《今镜》《水镜》《增镜》）的第二部。作者为藤原为经，书中暴露和批判贵族的腐败。里记载如下：“大纳言宗通的三子，乃前备后守季通。因筝、琵琶等技艺精湛，由兵卫佐升至四位，其中（诸兄弟之中）甚至有人官至上达部。季通虽如此仕途顺遂，却过于沉溺女色。”

此文最后推测，季通因风流而断送仕途。然而，从他留下的许多和歌来看，并不见风流韵事的痕迹。

况且，当时上层贵族间的乱交乃是公开的秘密。也就是说，此类绯闻根本无碍仕途。实际上，如关白辅助天皇，总理万机的重要职位。

参看“摄关”注释。藤原宗通等人，正妻封为最胜金刚院，他自己却风流成性，其结果，只将所生之子全数入了僧籍便得了结。

与其相比，对季通的处罚是多么严苛而残酷啊。

此后，流传下来的季通所作的和歌，都是像下面那样对自身命运的追悔之歌。例如——

无尽相思终日念，掩面泣涕袖不干。

与心上人生离死别，再难相见。此恨绵绵，终日双泪长流，连衣袖也因擦拭泪水而成褴褛。

由上述和歌可确信，季通对璋子公主是多么一往情深了。

在季通失足的同时，另外一位不走运的男人便是权律师增贤。

增贤与璋子公主虽无直接瓜葛，只因他的童子是璋子的情人，便被发配到难波大阪市一带的古称。之地，做了四天王寺的别当日语“别当”一词有多种含义，此处专指寺庙中总掌寺务的僧官，后文中亦有“别当”一词出现，但其含义有所不同。。

这一处罚也是令增贤无法接受的。无奈是法皇的命令，安能违抗？

那么，对于法皇施与这些男人的严厉处罚，璋子公主是何态度呢？为此，务必先弄清楚璋子公主对季通或童子究竟是什么态度。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璋子公主自己没有谈及过，内侍也不可能直接去问她，所以不甚了解。

唯有一点可以确认，即从那以后，璋子公主在各个方面都小心谨慎起来，不再惹是生非了。

究其原因，自然不能排除此次事件之影响，但璋子公主不单是法

皇身边的女人，同时，也是最受法皇宠爱的女人，一言以蔽之，她还具有可以左右当今拥有最高权力的法皇心情的能力。不知璋子公主意识到与否，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从此时开始，她心无旁骛，一心侍奉法皇了。

毋庸置疑，法皇也觉察到了这些变化，从此往后，两人的爱情更上一层楼，并日益成为宫廷里飞短流长的话题了。

天上红莲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变幻自如（1）

永久三年（1115）初夏，白河法皇六十三岁，璋子十五岁，但他们的爱情却愈加炽热，丝毫不见冷却的迹象。

只是近来发生的几件事，使长年侍候在法皇身边的内侍颇觉蹊跷，实在猜不透法皇所思所想，意欲何为。

其一是，刚进入水无月日本阴历六月的异称。，法皇便迫不及待地召内藏寮头来见。

内藏寮是掌管各地向皇宫及后宫进献当地土特产的衙门。内藏寮头相当于从五位下，因而直接面见法皇亦无不可。

但此类情况实属罕见，难不成法皇对进贡之物抱有兴趣？却又未见有任何贡品送来。

而且，内藏寮头见过法皇之后，竟然再次带身份低微的工匠一同来觐见法皇。

究竟为了何事，法皇要召见此等低贱之辈呢？

内侍百思莫解，便壮着胆子去问法皇，法皇微微一笑，答曰："打算做一只萤火虫灯笼。"

内藏寮的确承办采买织染、陶器和色纸等各类物品。因此，有可能奉命制作某件器物。可是，法皇命他们制作萤火虫灯笼，是何用意呢？

内侍又问："请问陛下，做萤火虫灯笼，所为何用？"

法皇干脆地回答："照亮啊。"

可是，若用于夜间照明，则御殿内四处宫灯高挂，各殿堂之中也是彻夜灯火通明。虽不至亮如白昼，但所到之处，盏盏相连，夜间起居毫无不便。

见内侍仍一脸迷茫，法皇面露微笑，"这种灯笼，岂非别具风情？"

诚如法皇所言，萤火灯台自然更添意趣。

真是别出心裁。除了一向我行我素的法皇，无人想得出来，可问题是，捕捉萤火虫制成灯笼，果真能办到吗？

小小萤火虫光亮熹微，即便放进几十只，其亮度也可以想见。更难办的是，这许多萤火虫又该装进怎样的笼子里呢？

若是竹编笼子，它们绝对会从网眼逃将出去，不行不行。

内侍越想越茫然了，法皇却兴味盎然地说道："不日便做好，你就等着看吧。"

听法皇的口吻，似乎并不需要大兴土木或者修缮什么。

内侍暂且放了心，可是，让她意想不到的出入皇宫之人还不止于此。

令内侍不解的另一位参见者是典药寮的御医丹波重康。

因此人是法皇的侍医，时而会见到他进宫，并不算稀奇。

只是近来龙体安康，未见丝毫病兆。

如月日本阴历二月的异称。初，法皇虽偶染微咳，卧床一日，但那时重康已来诊视过，还配了汤药，尔后一直无恙，健壮如初。

为何值此大地回春之时，此人来面见法皇呢？

内侍深感困惑，想探问法皇哪里不适，但在问法皇之前，她还是先向在法皇身边伺候的女房河内了解情况。

河内告诉她："好像听法皇他们提到了枸杞。"

"原来是枸杞啊……"内侍喃喃自语着，忽然想起从男仆那里听来的话。

枸杞自古以来便作为长生不老之药受世人青睐，据说，作为男性的强精之药也颇有效用。

如此看来，法皇是出于这方面的需要了？

典药寮里有大片草药园，难道说，在那里种植了各种药用植物的重康，从中挑选上好的枸杞煎好之后，给法皇送来饮用吗？

即便如此，内侍还是没有想到法皇这般钟情于枸杞。

法皇今年已六十三岁了，男性自不待言，许多女性到了五十岁以后也会亡故，只有法皇年过花甲，依然身强体健。

这或许与法皇高居无人可及的至尊权位，多年来与各色女人交媾，汲取她们的年轻精气不无关系吧。法皇一直精力旺盛，尤其近来对璋子公主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沉溺。

第三章 变幻自如（2）

想来法皇是为了与年轻的璋子公主交媾，需要经常服用枸杞了？

“能显得更年轻……”内侍自言自语着，不觉嘴角漾出笑意。

这东西对于法皇和璋子的情爱有何效用，作为女人，内侍无法想象。

当然，若因此使法皇得到满足，并强精健体，却是求之不得的。

对于典药寮的丹波出入宫中，内侍终于能够理解了，但还有其他让她不明所以的事。

例如，前几日法皇亲自问内侍要单衣没有衬里的和服的总称。,“有没有较为轻薄的单衣，找一件来。”

夏季快到了，想是法皇需要更换轻薄些的衣物吧。

内侍叮问：“是套在袍日本古代宫廷贵族服饰的上衣。里面穿的单衣吗？”

法皇答道：“不是我穿，是女子穿的。”

“女人穿的？”

见内侍不解，法皇坦言：“给璋子穿的……”

一般贵族穿的衣裳，均由出入贵族宅邸的织部司承做。

而法皇亲自为璋子公主向内侍索要一件衣裳，是何缘故？

内侍正琢磨时，只听法皇道：“要那种丝绸做的轻薄睡衣。”

内侍终于听明白了。

法皇似乎是想要将璋子公主夜晚穿的单衣换成更凉爽的薄薄的丝绸单衣。

一般的单衣已不易得到，更何况那种薄如蝉翼的丝绸单衣了。

难道说，法皇要凭借自己的权力，做出这样一件来给璋子公主穿着吗？

当然，一来有几位织部司的官吏经常出入皇宫，二来内侍谙熟其中门道。若命令他们“无论花费多少也不要紧，只需紧急为璋子公主做出一件合体的蝉翼般单衣来”，应该不是问题。

“你办事牢靠才交给你去办的。”

听到法皇如此说，内侍赶紧俯身叩首。

诚然，此类事情，法皇决不会随意托付与人的。唯有长年侍候在法皇身边，从上到下处处亨通的内侍才有此资格承办。

换言之，内侍就是如此深受法皇信赖。

“遵命。做好后马上请陛下过目。”

“越快越好。”

京城的炎炎盛夏已近在眼前了。

这么说，法皇想要在那仲夏之夜，让璋子公主穿上这轻薄如纸的丝绸单衣歇息吗？

“真是穷尽奢靡，风雅至极啊。”内侍独自驰骋着想象，早已淡忘的情欲在内心躁动，竟不觉心旌摇曳起来。

文月，即七月七日，七夕之夜，于大炊殿庭园正中设立了祭坛“星之座”。

祭坛由四个木坛摆成，木坛上面供奉了瓜、梨、大豆角等山珍，蒸鲍鱼、加吉鱼等海味，以及空酒盅。

细看之下，这些祭品均为双份，分别供奉牛郎星和织女星。

此外，还供奉着为二星演奏乐曲听的古筝和琵琶，四周配以五彩丝绸、丝线，以及一瓶瓶秋七草指秋天开花的具代表性的 7 种草花：胡枝子、芒、葛、石竹、败酱、佩兰、桔梗。插花，增添缤纷色彩。

木坛旁边还摆放了一个巨大角盥，里面盛满了水，这是用于观赏倒映水中的星辰而置备的。

当夜，酉时（下午六时左右）开始的七夕之宴上，首先由优秀歌人将写有歌颂七夕的和歌条幅供上祭坛，然后将与七夕有缘分的梶木叶系于庭园内各处。

前几日一直令人担忧的天气，今夜也慑于法皇之威，乾坤朗朗，皓月当空，等候在天河两岸的牛郎星和织女星得以顺利相见。

随后，祭坛周围的九盏灯一齐点亮，由俯瞰庭园的钓殿上，叮叮咚咚地流淌出管弦丝竹之绕梁妙音。

当此七夕祭奠达到最高潮之际，众人开始朗声咏诵向二星奉献的和歌。

咏诵之后，前来参加祭奠的男女宾客皆相对而坐，两人中间相隔一条象征天河的白布，双方自比牛郎织女，相互唱和恋歌。

第三章 变幻自如（3）

直到去年，法皇面对的女性一直是祇园女御，但从今年起，法皇指定了璋子，两人隔着白布天河深情对望。

当他们两人一出现在众嘉宾面前，顿时响起一片“啊……”的惊呼，分不清是欢呼还是叹息。管弦之乐也格外清亮起来。

站在钓殿一端，眺望此情此景的内侍不禁愕然。“哎哟，哎哟哟……”这可真是名副其实艳美绝伦的牛郎和织女登场啊。

不过，是否应该为这光景欣喜欢呼呢？

这不等于法皇在向众人宣告，他非常爱恋璋子公主了吗？

其实，即便不特意公布，今天所有出席者心里也都明镜似的。

尽管众人为他们祝福，但璋子公主的养母祇园女御，以及法皇曾经宠爱过的女人们一定备感伤心落寞。

“其中还有我……”内侍想到这儿，又坚决地摇了摇头，“我只不过是法皇的一时之欢罢了。”

正因如此，法皇才这么信任自己，全权委任自己的。

(此处加入原书第 59 页插图，排布方式依照原书)

内侍从转瞬间的沉思中清醒过来，只见法皇和璋子公主隔着那条白布伸出手去，牵住对方的手，缓步走回殿上的御座。

此时此刻，旁人完全看不出，他们之间竟然有着巨大的年龄差距。

不知是由于服饰太过华美映丽，还是夜色朦胧之故，唯有二人相亲相爱的景象深深烙印在众人的眼里。

待七夕之宴结束，大殿上的众人散去时，已过亥时（晚十时左右）。

尔后，法皇去泡了个澡。这是事先准备好的，在靠近西配殿的浴桶里，已装满了热乎乎的洗澡水。

且不说大内，即便是一般御殿或贵族府邸里，也没有如此巨大的浴桶。法皇之威风由此也可窥见一斑。

浴桶长五尺二寸（约 158 厘米），宽二尺五寸（约 76 厘米），深一

尺七寸（约 52 厘米），以便让身材高大的法皇能舒展身体，舒坦地泡在里面。

七夕之夜，天气闷热，加上宾客众多，法皇早已是汗津津了。在浴桶里洗去汗水，回到御座坐下后，法皇劈头问起璋子公主。

“启禀陛下，璋子公主正在回廊的浴桶里入浴。”内侍回话道。

御殿里除固定的浴桶外，会根据需要临时增加浴桶。

这种浴桶大多在回廊等处铺上打板临时铺在地上的厚木板。，上面放一架两腿的床子可坐人的木台。，床子上一头放置洗头桶，另一头放一个小浴桶。宫女们将在釜殿宫廷或贵族府邸里烧开水的地方。煮沸的热水用瓮端来倒入浴桶。璋子公主正坐在这样的浴桶里，由女房们伺候着泡澡。

“出浴后让她穿上那个。”法皇所说的就是前几天做好的丝绸单衣。

法皇的意思好像是，让璋子公主将单衣直接裹在出浴后的身上去法皇的御殿。

可内侍担心，璋子公主是否愿意只穿这么一件薄得透明的单衣去御殿呢？即便有女房们在周围遮挡，毕竟有些难堪。

可是既然法皇发话了，就不能不执行。

内侍只好硬着头皮将单衣呈给刚刚出浴的璋子公主，果如内侍所料，璋子公主一看见单衣，立刻“啊……”了一声，说道：“光穿这个可不行。”

虽然璋子公主年轻，可只要是女人都会为难的。没办法，内侍只好在单衣外面给她套了一件薄薄的袿衣引领她去御殿。

内侍以为定会遭到法皇训斥，不料法皇见到璋子公主，马上关切地问：“今天累了吧。”招手让璋子公主坐到自己身边来。

刚才法皇明明吩咐“让她穿上那个”的，现在却若无其事似的，内侍对法皇这样变化无常惊讶不已。转念一想，也许只剩下他们两人时，璋子公主才只穿一件单衣吧。

第三章 变幻自如（4）

举行七夕祭典时，他们应该已然酒足饭饱了。因此，法皇面前的朱漆御膳盘上只摆着鲍鱼和干海蜇丝、点心等几样。当璋子公主面前也摆上了这几样后，“喝点酒吧。”法皇说着，亲自拿起银酒壶给璋子的银质酒盅里倒酒。

随后，璋子公主也把盏为法皇斟了酒。两人双双举杯，四目脉脉含情，笑吟吟对视着。

见此情景，内侍觉得在旁伺候已属多余，便向他们深鞠一躬，心里默念着“请随意吧”，退了下去。

他们小酌后，去里面的涂笼就寝，已是半个时辰以后了。

法皇喝醉时，一般是不会和璋子交媾的，只是亲昵一番便入睡。

但今晚尽管没有喝太多的酒，却泡了很长时间热水澡，因此法皇先一步进了帐幔，然后叫璋子进来。

“穿着单衣……”

璋子已按法皇之意脱去了袿衣，只穿着单衣，正要钻进被子里，被法皇一把搂住了。

“真滑溜啊。”这件单衣不愧是由最好的工匠做的，摸着手感极好，

光滑细腻，加之璋子的肌肤犹如鸡蛋白一般细嫩透亮。

两人紧紧相拥接吻后，法皇将手从璋子的单衣领口伸进去，抚摸着她那刚刚出浴后的滑溜溜的后背。

对这爱抚的感触，璋子整个身子早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等到这年轻的肉体开始发出喘息，慢慢升温后，法皇的手沿着她那纤细的腰肢朝浑圆的臀部伸去。

每当此时，法皇都不能不感受到璋子肌肤的美妙韵味，其奥妙就在于那清纯与淫荡共存。

她的肩头和胳膊很纤细，使劲搂抱仿佛都会折断，然而胸部却丰盈无比，从腰间到臀部看似骨感，皮肤却柔韧而富有弹性。

法皇一边抚摸着璋子滑溜溜的臀部，一边含住那丰腴胸脯上颤动的乳头，用舌头舔舐起来。璋子忍耐不住，发出了“啊……”的轻吟，挺起了上身。

此时，单衣即将从璋子肩头滑落，可法皇希望现在璋子还穿着它。

法皇将单衣领口收拢，继续爱抚，直到确认她的私密处已充分湿润，才以侧卧位贴上去。

几天前服用的枸杞子，关键时刻果然十分奏效。

尽管刚刚结束长时间的宴会，法皇的那个物件却比往日都要坚挺，它已悄然进入那早已充分滋润之所了。

云雨过后睡了多久，法皇也不十分清楚。

而且，今夜没有听到鸟儿交尾的动静。

但此时四下里寂静无声，可知离天明尚早。

最近，法皇一到这个时辰便会醒来。

而年轻的璋子仍然睡得香甜，连呼吸声仿佛都听不到。

法皇早已料到自己会这个时候醒来。

“还等什么，那个玩意该出场了。”法皇突然想起来似的，马上掀开被子，从御帐台边上取出了用黑布遮挡着的萤火虫灯笼。

一瞬间，灯笼里面的萤火虫受到惊吓，上下乱飞起来，闪烁着青色的光亮。

这灯笼是命内藏寮的手艺高超的竹编器工匠做的，做得可谓巧夺天工。

因法皇要求做成可以捧在手里的圆形灯笼，便遇到了几个难题。首先，该用多少根细竹弯成弧形？该怎样使之相互衔接，才能制成圆灯笼？还有，该如何在灯笼外面罩上一层薄纱般的白布，并使之固定呢？

灯笼最终完美地做了出来。法皇只要拎起灯笼中间的提手，便可随意移动它。

“做得真不错啊。”法皇再次感叹道。美中不足的只是亮度稍弱了一些。

虽说每只萤火虫都会发光，但只是瞬间发出光亮，即刻便黯淡下去了。

然而这幽幽青光正是法皇的最爱。

法皇拿着萤火虫灯笼重新钻进被子里，璋子依旧浑然不觉地熟睡着。

第三章 变幻自如（5）

没有比年轻的身体更健康、更不设防的了。

但法皇还是说了句“请原谅”后，掀开了被子。

璋子微微侧身朝这边躺着，单衣前襟敞开着，胸部至乳房袒露无遗。

法皇刚想要照亮乳房，立刻改变了主意。

倘若现在璋子醒来，可就前功尽弃了。

最想看的是那个地方，还是先尽情赏玩那里之后，再回来不迟。

法皇对自己说着，将萤火虫灯笼向下面移动。

幸运的是，璋子身上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单衣，而且差不多已经敞开了。

法皇将其腹部以下掀开后，璋子下半身便全部裸露出来。随后，法皇将萤火虫灯笼拿了过来。

灯笼里面的萤火虫霎时间狂飞乱舞起来。

难道说连萤火虫看到美丽的女人肉体，都会如此兴奋吗？

随着它们直上直下地快速蹿飞，不停地发散出青幽的闪亮。

借着黯淡的打闪般的明灭，法皇的手徐徐接近了那里。

洼陷的腹部自左右两侧逐渐收拢成三角形，其交叉点上有一处淡淡的阴翳。

倘若马上触及那里，便少了几分乐趣。

此刻切不可性急。越是缓慢行事，才越添淫逸之趣。

法皇告诫着自己，继续伸手向前摸去，手指触到了那阴翳。

萤火之光已显得多余，那毛疏色浅、楚楚可怜之所在反而显得淫邪无比。

法皇用手指轻轻分开那阴翳，再往前深入便抵达了隐秘之所。

此处正是睡前刚刚包裹过自己的阳刚之物的所在。

现在借着黯淡幽光端详它，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是这般淫荡狐媚之所。

非但如此，它更像是一座栖息着妖魅的神殿。

“没想到啊……”法皇顿时产生了一股向它叩拜的欲求，让自己的脸更贴近了它一些。

在璋子这令人怜爱的纤巧肌体中，唯有此处还未沉睡。

它的最深处仿佛还残留着睡前做爱的余韵。

在幽暗的青光映照下，愕然凝视它时，法皇忽然想要用手去爱抚它。

虽然璋子醒着的时候，爱抚它肯定会湿润，但不知她睡着的时候会有怎样的反应？

同样是湿润，但女人究竟是因为喜欢的男人触摸才会湿润呢，还是无意识时也会湿润呢？

法皇借着黯淡的萤火虫之光，在少年般好奇心的驱使下，凝神观瞧时，产生了即刻就去抚摸它的冲动。

“可以吗……”法皇半是对着它，半是对着萤火虫灯笼问道。然后轻轻伸出手指，嵌入进去，上下游动起来。

此刻，看到这夜半更深时的淫亵行为的只有发出青光的萤火虫了。

随着中指不深不浅、轻柔舒缓的游移，法皇感觉自己的指尖渐渐浸润起来。与此同时，只听见璋子发出一声呼唤：“法皇……”

睡眠之中的璋子似乎不堪这惬意的抚弄，竟叫出自己的名字来。

真是太可爱了。法皇继续爱抚时，只见璋子轻轻将下身挺了起来。

刹那间，法皇停下了手，再次将萤火虫灯笼拿近，目睹已湿润的隐秘之所泛着幽幽青光，此时此刻，法皇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猛然匍匐在璋子胯下，用自己的嘴唇将它完全覆盖了……

第四章 中宫之路（1）

大纳言内侍听法皇亲口告诉她这件意想不到的事，是在翌年春天，法皇六十四岁，璋子十六岁的时候。

内侍突然被法皇叫到寝殿，说是有事要跟她谈。当她进入寝殿时，见法皇已经换好了衣服，穿着夏衣谷织袍织眼透明的薄绢质地的夏季袍服。，头上戴着乌帽子。

平日，法皇在此处召见关白、大臣们商议诸多事宜，今天又是演的哪一出？

吾辈岂可贸然进入此处，内侍局促不安地俯首侍立，法皇忽然想起来似的问道：“皇上最近怎么样啊？”

内侍立即伏下身叩拜，支吾着不知如何作答。

“皇上”当然是指鸟羽天皇鸟羽天皇（1103—1156），日本第 74 代天皇。退位后历经崇德、近卫、后白河三代天皇，实行 28 年院政。。

突然被法皇问及这般高贵之人“最近怎么样？”自己如何回答是好？

“他今年好像十四岁了吧？”

“是……”皇上应该是这个年龄，可法皇为什么问起这个来呢？

若是关于鸟羽天皇的情况，按常理应该去问在宫中侍候的女房们。

正当内侍惶惑不解时，法皇又问：“他身边有没有女人呢？”

“什么？”

“就是有没有喜欢的女人？”

此乃犯上之事，内侍更是想都不敢去想。

“十四岁的话，也到了该册立中宫的时候了。”

“……”

“你说呢？你不觉得吗？”

内侍终于开始明白法皇心里在考虑什么了。

不错，鸟羽天皇今年十四岁了。其父皇堀河天皇堀河天皇（1079—1107），日本第 73 代天皇。在白河太上皇的院政下勤恳处理政务，被称为贤王。于九年前突然驾崩，他便继承了皇位。

堀河天皇是法皇的儿子，因此，当今的鸟羽天皇，从法皇角度来说，便是自己的孙子了。

这位鸟羽天皇的中宫人选，作为祖父的法皇表示关心也是合情合理的。

“我想让你了解一下有关皇上的情况。”

直到现在，内侍才完全明白了今天法皇叫自己来此处的目的。

在挑选鸟羽天皇的中宫之际，法皇当然不可能亲自去了解天皇身边的女人了。

法皇的意思是说，此类婆婆妈妈之事，只能向宫中的女房们打探，但是，需要你替我去查访。

“遵命。”

能够担此大任，决非轻而易举之事。

这正是法皇对自己信任有加的明证。

内侍感动至极，热泪盈眶，赶紧用手遮挡着眼睛。只听法皇继续说道：“这事我只对你说……”法皇顿了顿，自言自语似的轻声道，“我觉得璋子或许是个人选呢。你怎么看？”

“什么？”内侍怀疑自己听错了，不禁抬起头来，法皇像安慰她似的点了点头，然后问道：“璋子和皇上不是蛮相配的吗？”

法皇到底在想什么呢？

竟然想把璋子公主嫁给鸟羽天皇？

法皇真是这么想的，还是说着玩的呢？

不行，必须先确认一下，刚刚法皇是不是这么说的。

“恕奴婢冒昧，”内侍又施了一礼，开口问道，“刚才陛下说，让璋子公主嫁给皇上……”

“是啊。你觉得怎么样？”内侍提心吊胆地抬起头，见法皇微微含笑地问道。

虽说法皇在问自己的意见，但作为臣子，怎敢对天皇家事说三道四。更何况事关天皇选后，更不好轻易表态了。

内侍不知所措地一味低头不语，法皇平静地说道：“我看满合适的。”

“是。”内侍说完，慌忙又摇摇头。

自己应该没有听错，可璋子公主现在是法皇最心爱的女人啊。

从璋子公主五六岁开始，法皇就非常喜爱她。过了十三四岁的豆蔻之年，她瓜熟蒂落，出落成了一直受到法皇无比宠爱的女人，以至令所有人都深感困惑。

第四章 中宫之路（2）

直到现在，法皇依然疯狂爱恋着璋子公主，这已是内侍和宫中的人都一清二楚之事。

法皇怎会忍痛割爱，让这般可爱的人儿嫁与天皇为后呢？

即便当今天皇是自己的孙儿，可璋子公主一旦进入后宫，就连见个面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对，见个面或许不成问题，倘若法皇说想要见她，可以请璋子公主过来，抑或法皇亲自去宫里看她也并非不可。

但是，从今往后两人单独幽会则是件难事了。尤其像迄今为止那样如胶似漆地缠绵床笫，恐怕是无论怎样遮掩都办不到的。

难道说，法皇明知会如此，还这么打算吗？

法皇不可能想不到这一层。虽说六十多岁了，却有着不让年轻大臣的明晰头脑的法皇陛下，不可能忽略这些问题的。

如此看来，法皇说不定还是在跟我说笑吧。

“恕奴婢直言。”内侍又鞠了一躬，问道，“陛下是不是在说笑……”

“你说我在说笑……”法皇轻吐柔声，将扇子遮挡着嘴，哈哈哈朗声大笑起来。

内侍望着法皇快乐无比的表情，呆若木鸡，张口结舌。法皇微微

向前探出身子，对她说道：“我在跟你谈让璋子当皇后的事。我想让璋子入宫，怎么是说笑呢？”

话说得这么清楚，已经没有丝毫怀疑的余地了。

“可是……”内侍低垂着头暗忖。

纵然是当皇后，也意味着和法皇分离。难道璋子公主也知道这件事，并且心甘情愿吗？

作为臣子，自己有资格向法皇询问这些吗？内侍踌躇着，怯声问道：“那么，对此事，璋子公主愿意吗？”

“当然，璋子已经同意了。”

一时间内侍觉得难以置信，忍不住抬起头来。法皇朝她点点头，“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璋子是去当皇后，又不是女御。她早晚要当中宫的！”

诚然，璋子公主嫁与鸟羽天皇，便成了正宫娘娘，获得中宫头衔只是时间的问题。

只是，璋子公主这样直上青云，是否能够稳坐皇后宝座呢？内侍内心闪过一丝担忧。这时，法皇慢悠悠地说：“如此，你也心满意足了吧。”

“什么？”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璋子公主若能成为皇后，的确是可喜可庆之事，但自己岂敢有此非分之想，更何曾提过这样的请求呢？

听到法皇说出“你也心满意足了吧”这句话，内侍感到惶恐万分。

“请问陛下，奴婢请求过什么吗？”内侍实在按捺不住，急忙问

道。

法皇平静地点了点头，“你对我说过，女人仅仅得到男人的爱是不满足的，还希望能得到足可证明爱情深度的实实在在的名分或地位……”

“是的，是的……”内侍不由得退后一步，匍匐在地，头快要碰到地面了。

“我没记错吧？”

如此一说，确有其事。记得那是两年前的弥生时节，在此府邸里举行了曲水之宴后，因璋子迟迟不到，坐立不安的法皇走到寝殿前等候之时。

“怎么还不到。”见法皇这样喃喃自语，心情焦躁，于是自己对法皇说过：“依奴婢猜测，恐怕公主在耍性子。”

“耍性子？”法皇不解，自己曾经这样回答：“璋子公主恐怕是想要某种能证明法皇爱情的东西吧？”而且还说，“即足可向朝廷内外证明这一点的地位，璋子公主还没有。”

然后，自己还忍不住补充道：“祇园妃的称呼是女御。”原来，法皇把自己说的这些话都一一记在心里了。

而现在，法皇是为了成全璋子公主的愿望才决定让她成为天皇之后的吗？

皇后之位是这个国家里女性的最高地位，是女御等嫔妃所无法企及的。

第四章 中宫之路（3）

这就是说，法皇要把这个位置送给璋子公主了？

不对，等一下，当时自己的确是说了作为女性，璋子公主也期望获得相应的地位，但是，绝对不曾奢求过皇后之位。

内侍只是希望璋子公主至少不低于更衣或局，若能当上女御就谢天谢地了。但并没有梦想过能够给予璋子公主皇后之位，这简直就是异想天开，非但如此，甚至连想都没敢想过……

内侍慌忙深施一礼，辩解道："奴婢的确斗胆说过类似的话，但未敢奢望皇后之位，绝对不敢有如此妄念……我等身份低下之人……"

"我明白。"法皇的声音突然变得轻佻起来，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你用不着这么在意。"不敢抬头的内侍感觉法皇说到这儿，好像点了一下头，"这件事是我自己的想法，是我想这么做的。"

"是……"内侍再次深深垂下了头。

法皇语气和缓地开导道："总之，我决定办成这件事，你也要心里有数。"

说罢，法皇扶着凭几慢悠悠站起来，走进几帐里去了。

此番谈话之后，白河法皇决定要把最心爱的璋子送入宫中。这一年璋子十六岁，鸟羽天皇十四岁。

虽然成为皇后的璋子年长皇上两岁，但这种情况很多见，年龄上并非不相称。

加之鸟羽天皇身边没有特别亲近的女性，即便有，法皇亲自指定了皇后人选，皇上也只能接受。

重要的问题是，璋子公主并非止步于女御，而是以册封中宫为目

标入宫的。

那个时代，女御在天皇后妃中位于更衣之上，却在正宫娘娘中宫之下。

既然法皇让璋子公主入宫，那当然是非中宫莫属了。

此举一方面证明了法皇对璋子公主的爱情，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是法皇对这一爱情的炫耀。

不过，入宫最大的难关还在于像璋子公主这样的大纳言出身的女性没有立后的先例。

尽管形式上璋子公主是法皇的养女，但实际上是权大纳言藤原公实的八个孩子中的末子，应该说身份并不高贵。

但法皇命心腹之人查阅资料，找到了大约一百年前，权大纳言藤原济时之女娍子公主立后——三条天皇的皇后——的先例。

藉此，法皇信心倍增，迅即以“虽属罕见，却无违惯例”为由，下旨立即着手璋子公主的立后事宜。

法皇正式决定让璋子公主入宫是永久五年（1117）十月十一日。

这一天，法皇将关白藤原忠实叫到大炊殿，正式向他宣布了让璋子公主入宫的旨意。

此前一天，十月十日，璋子公主和养母祇园女御一起开始了净身心、禁肉食的斋戒。

此斋戒自然是为璋子公主入宫做准备，事到如今，祇园女御对养女璋子公主不再怀有嫉妒的情感了。

虽然祇园女御曾一度因法皇置自己于不顾，专宠璋子公主而深怀

不悦，但即便是养女，璋子公主的入宫对于祇园女御而言也是一件大喜事。

如若璋子公主能够顺利当上中宫，作为中宫的养母，会享受到以女御身份无法得到的荣耀与地位。

实际上，近来祇园女御已开始热心为璋子公主张罗了。

当然，听说璋子公主要入宫的消息而忙碌起来的，并非祇园女御一人。

一直以来，鸟羽天皇身边就有三个乳母，其中最贴身的一位主乳母光子是权大纳言藤原公实之妻，也是璋子公主的生母。另一位乳母实子是光子八个孩子的长女，中纳言藤原经忠之妻，也是璋子公主的大姐。第三位弁乳母藤原悦子是光子的外甥显隆之妻。

像璋子兄妹这样从小不在一起生活的公家王公大臣。子女，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但互相之间有着血脉相连的亲缘也给他们带来好运。

第四章 中宫之路（4）

毋庸赘言，璋子公主入宫，对于这三位有血缘关系的乳母来说，乃是喜出望外、光宗耀祖之幸事。

她们自幼便知璋子美貌，对法皇宠幸璋子公主之事也略有所闻，但她们绝不会将此事告知鸟羽天皇知晓。

不仅如此，她们无不期盼这件喜庆之事能够一帆风顺，达成所愿。

在此意义上，虽说出乎意外，却是个极好的姻缘。

法皇为庆祝此吉祥之事，也为鸟羽天皇成就心愿，下旨在御仓町建造最胜寺。

紧接着，璋子公主之母，即鸟羽天皇乳母光子承接了新御愿寺佛塔的建造，于这一年十月十九日，顺利举行了新塔供养仪式。

这期间，法皇和天皇的各项举措都配合得相当默契。

法皇对于璋子公主入宫的诸多事宜均亲自过问，接二连三地颁旨。

首先，为没有官阶的璋子公主设立家司掌管王公贵族家务的官职。，任命杰出的公卿大臣出任掌管家政的职事。

(此处加入原书第 84—85 页插图，排布方式依照原书，跨页图)

其阵容如下：　政所别当此处“别当”与前文出现的含义不同，指皇家的家司职称，政所的长官，首席执事。，由正四位下伊予日本旧国名，现在的爱媛县。守藤原长实等出任。侍所别当，由从四位上权右中弁藤原伊通等七人出任。政所在掌管所有家政的同时，还担当与外部沟通协调之职，在别当下面设有处理具体事务的下家司。

侍所的职责是掌管家政内部事务的部门，其下设有勾当下属于政所，掌管寺院事务的官吏。、所司下属于政所的护卫长。、御厩司管理御用马匹的地方。等，以及监督进物所各地进贡的物品收纳处。、纳殿贵族府邸里储藏物品的地方。、贄殿各地进贡的食品类收纳处。，管理女房们的事务等等。

璋子公主身边的女房，理所当然重新挑选一批出身名门、才色兼备的女子来担任。

此外，如若璋子公主当上中宫，最好还是有她自己的娘家。

璋子公主以前是和祇园女御住在一起的，但近年来，在法皇的关照下，她经常住在二条富小路殿。

当婚期定下来后，法皇便立刻命播磨守藤原基隆献出三条大路北的三条西殿府邸，着手进行翻修扩建。

此事记载于《中右记》权中纳言藤原宗忠的日记。里：“近日突然建造四足门，原为基隆朝臣之宅。此间，进献于上皇。依章法建成一町之宅。”

永久五年十二月一日未时（下午二时左右），法皇于御所白河殿召集关白藤原忠实等人，就璋子公主入宫日程，进行最后一次殿上确认。

所商定的内容归纳为《藤原朝臣璋子入宫定文》，由白河法皇转给鸟羽天皇。

《定文》里确定并记录了“始御书日天皇给入宫后妃写第一封情书的仪式。”“后朝使日天皇与后妃合衾后，翌日早晨，天皇给后妃写情书的仪式。”“供饼日供奉圆形年糕，祈祷安康的仪式。”“露显日女方（后妃）的娘家举办的婚宴。”等日程。

璋子公主入宫时日由此确定了下来。左大臣源俊房下达命令，将《定文》传达给各个所司去执行。

由即日起，璋子公主被封为从三位。

按照当时惯例，贵族家的小姐成人后第一次系裳裙时，要行“着裳之仪”，但对于年龄并无特别限定，只要婚礼之前举行即可。

举行这一仪式时，要邀请身份高贵的亲属或德高望重者担任系引腰即系上腰结。及盘发髻。

因璋子公主尚未着裳，法皇命入宫当天，由皇后令子内亲王为璋子公主系裳裙的引腰。

第四章 中宫之路（5）

这位内亲王是法皇的女儿，但因未曾婚配，而且是鸟羽天皇的准母后，所以尊称为皇后。

十二月十二日，令子内亲王驾临白河殿便是为了此事。

翌日十三日，首先由藏人少将藤原忠宗作为书信使，奉持天皇写于彩绘色纸上的情书，由大内来到白河殿。婚礼由此正式开始。

此时，齐聚于白河殿里的大纳言藤原经实、中纳言源显通等人已开始交杯换盏，预祝婚仪。

天黑之后，璋子公主前往白河殿东御堂的泉御所，由皇后令子内亲王给璋子公主已系好的裳裙系上引腰，着裳仪式到此顺利结束。

之后，参加婚庆典礼的王公大臣和殿上人等皆拜领了赏赐，皇后令子内亲王得到的是镶银字帖。

平安时代，按照惯例，入宫、聘婿、迁居等诸般活动均于夜间举行。

璋子公主入宫之日，白河法皇早早迁幸至木工权头藤原季实的正亲町府邸。

此府邸位于土御门大路北，乌丸小路东边，鸟羽天皇居住的土御门皇宫斜对面。

正值后妃入宫之日，法皇迁居至皇宫对面的近臣府邸，实属罕见之事，前所未有。但作为法皇，似乎期望尽可能住在靠近皇宫的地方，以便能够亲眼看到璋子公主入宫的全过程。

戌时（下午八时左右）过后，璋子公主乘坐的唐车也称唐厢车。

皇家乘坐的有着唐式屋顶装饰的大型豪华牛车。及女房车一行到达土御门，藏人头即刻向天皇禀报。

接到禀报，勾当内侍奉天皇之命前来传旨，请璋子公主前往夜御殿，并将他带来的礼物赏赐给璋子公主的女房们。

依照当时习俗，初夜之时，须由新娘双亲见证新枕，为女婿执沓日本古代习俗。新婚之夜，由新娘父亲把女婿的鞋拿走的仪式。，为新婚夫妻盖被。

由于璋子妃的父亲是法皇，母亲是祇园女御，所以，尽管是名义上的，请他们二位履行此事，实在不成体统。因此，法皇事先命宠臣权大纳言藤原宗通及其夫人代劳。

夜阑更深之后，皇上先行进入即将共度春宵的夜御殿后，执沓的宗通将天皇穿的织锦木屐拿走。

随后璋子公主进入夜御殿，宗通夫妻又成为“衾役”，为他们两人盖上被子后，退至隔壁房间。

这套仪式将从十二月十四日，持续到十五、十六日，此间，璋子公主将每日去夜御殿侍寝。

十四日晚，左大臣、右大臣、内大臣以及公卿们齐聚璋子公主的御殿，举行了三献日本中世以后的酒宴礼法之一。先上附以简单下酒菜和汤的菜肴，再三次献上大、中、小杯酒各一杯，并调换菜肴三次。酒宴。

接下来的十五、十六日，璋子公主也去了夜御殿。十七日是忌日，天皇亲自前往璋子公主等候宣召的承香殿平安御所内后宫七殿之一，

位于仁寿殿以北，常宁殿以南，是天皇所宠爱之女御的住所。。

皇上驾临之前，先由头中将藤原宗浦，作为后朝使向璋子公主呈上了天皇御书，接受了璋子公主所赐喜酒及赏赐。

宗浦拜领了璋子公主的回信后，将信呈交皇上。

之后，皇上身着曳地直衣，足登草履，朝璋子公主所在的承香殿走去。

走在皇上前面的是奉持昼御座剑的左近中将源雅定，紧跟在皇上身后的是右大臣源雅实、大纳言藤原经定、权大纳言藤原宗通、藤原仲实等人。进入璋子公主寝殿的御所后，皇上只停留了片刻便还驾常御殿，召见头弁藤原显隆，命他向右大臣源雅实传达，宣布册立璋子公主为女御的圣旨。

第四章 中宫之路（6）

大纳言藤原家忠向新女御宣读了圣旨后，凡姓藤原的大臣一齐在弓场殿拜舞，向皇上谢恩。

尔后，装满赏赐品的唐箱被抬至殿上的房间里，四位、五位的京官，六位的藏人赐衣物，内乳母、典侍内侍司的次官。从四位。至下级女房，以及所有在大内任职的女房们皆拜领了赏赐。

在亲族拜舞之后，关白忠实拜见了新女御。之后，璋子女御由土御门皇宫退出，前往正亲町府邸，拜见移居于此的法皇。

忠实这一时期的日记里记载有："顺利册封女御，院（法皇）龙颜大悦。"

到十七日为止，入宫的所有仪式均告结束，璋子女御已全部履行

了《入内定文》的程序。

孰料，此后璋子女御的行为出现了异常。

入宫仪式结束之后的翌日，即十八日起，璋子女御称病闭门不出，不去夜御殿伴驾了。

众人推测因数日来婚典繁琐，劳累过度所致，但内侍偶然听说了一个意外的传闻。

据说从十四日的第一夜开始，璋子女御就一直拒绝与皇上合衾。

何以至此呢？更为要紧的是，这传闻出自何处？

内侍实在无法相信，但这传闻似乎是出自皇上身边的侍从。

其实，此事在宫中部分人中已经传开了。日后，藤原忠实曾在日记中记载："新女御于入宫之日开始患病，呻吟不已，痛苦万状。初入宫闱，实堪怜惜。盖不可思议之事甚多。"

当然，内侍知道得并非如此详细，只是对与璋子女御相关的传闻十分关注。

内侍犹豫了一番，便决定向见过一面的璋子女御的女房若狭乳母打探。

乳母很爽快地告诉她，十三日自不必说，十四日至十八日连续五天，璋子女御均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与皇上同寝。

"太出乎意料了，怎么可能……"内侍重新思索起璋子女御和皇上的关系来。

鸟羽天皇十五岁，璋子女御十七岁，新娘年长两岁，年龄应该不会成为问题。

从两人的性经验来看，皇上是否接近过女人不得而知，但璋子女御充分享受过法皇的爱抚，并已习以为常则是千真万确的。

因此，璋子女御绝无可能担忧或惧怕初夜的房事。

“不会因为这个的……”越琢磨，内侍脑子里的异样不安越是如乱云般扩散开来。

或许璋子女御一看到身边的皇上，就会清晰地想起法皇，结果无论怎么努力也不能够接受皇上的爱吧。

而对性一无所知的皇上，越是全身心地想要得到璋子女御，越会增加她的厌恶感，最终被她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了。

很不幸，确实让这位内侍给猜中了。

内侍怀着忐忑的心情，向若狭乳母打探时，乳母缓缓点了点头，“的确是这样。”

“这是璋子女御说的……”

“是的。女御觉得特别不舒服，身体僵硬，根本没有心情。”

真真这么难以忍受吗？内侍不禁心疼起璋子女御来。

“也有人说，璋子女御可能是感冒了。”

“璋子女御的确有点发烧……不过，对皇上还是太失礼了。后来也一直不去夜御殿……”

简直太任性了——不，应该说璋子女御太可怜了吧。

内侍越想越心神不安起来，觉得此事应立刻向法皇禀告才是。

事实上，这也是事关皇上和皇后之间感情的大事。

若日后因此缘故导致两人不睦，那么，即便断言是天下之凶事，

天下之大事亦不为过。

内侍打定主意，待法皇用完晚餐后，找个合适时机，走到法皇近前。

“奴婢有一事，想冒昧请教陛下……”

“真是稀罕哪，你会有事问我。”晚饭时，略饮薄酒的法皇轻轻颔首。

第四章 中宫之路（7）

“不知这样问是否失礼，是关于璋子女御的事。”

“噢……”一听是关于璋子的事，法皇的表情温柔下来。

“是这样，最近奴婢从某处听到一些传闻。”

下面的话，委实难以出口，内侍正犯愁时，法皇催促道：“什么传闻……”

内侍只好横下一条心，一口气说了出来，“据说璋子女御因身子不爽，从初夜开始，翌日、翌翌日，都一直未与皇上合衾，现在仍在御殿里闭门不出。”

内侍惶恐不已，担心这番话会冒犯天颜，法皇却悠然地问道：“那又怎么了？”

“奴婢以为，陛下尚不知晓……”

“我知道。”

“啊……”内侍不禁后退一步，俯身下拜。

原本禀报此类流言蜚语，就令人畏葸无比，谁料法皇不仅坦言知道此事，而且全然不当回事。

法皇怎会这般宽宏大度，或者说是气定神闲呢？

值此一刻千金的春宵，璋子女御竟孤零零独自在御殿过夜，难道法皇不担心吗？

况且，万一璋子女御真的身体不适，这样不闻不问的合适吗？

“那么，璋子女御的身体？”

“大概是赶上月信了吧。”

“啊？”内侍不由得抬起头，反思起刚才法皇的话外音来。

月信，自然是指每月一次的月经。法皇的意思是说，现在璋子女御正好处在这个期间吗？

可是，法皇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呢？

再说，法皇既然知道，为何还把婚期定在这一期间呢？如果璋子女御月信很规律的话，推迟十天半个月也不是不可能的。

“那么，璋子女御很不好过吧……”内侍不禁同情起璋子女御来。

“这事我只告诉你。”法皇轻轻对内侍说道，然后提高了声调，“这样她就不会怀孕了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莫非是自己听错了？内侍不安起来，可是法皇刚才真真切切这么说的。

“这样她就不会怀孕了吧。”法皇此话该如何理解呢？听起来不就是期望璋子女御不怀孕吗？

璋子女御刚刚如愿以偿入了宫，虽说她年长皇上两岁，却正式当上了鸟羽天皇的后妃。

不用说，璋子女御对封后并无任何不满。生母光子自不待言，养母祇园女御以及侍候璋子女御的所有下人都欢喜非常，激动万分。

就连法皇自己也为能够让最心爱的璋子坐到这世上女性最高的位置上，而备感满足与欣慰。

接下来只盼着璋子女御早日怀上龙种，平安生产了。

如果璋子女御为天皇产下龙子，将成为地位不可撼动的后妃。倘若此子能够继承皇位，璋子女御便成为吾国之母，母仪天下了。

当然，这也是法皇之所望，若法皇鼎力相助，也并非不可能之事。

法皇虽已六十五岁，仍精神矍铄，大权在握，威风八面。若得享高寿的话，即便让孙子之子——曾孙坐上皇位，亦非异想天开。

总之，现在璋子女御若能怀孕，不仅地位更加显赫，还可以享尽富贵荣华，可是，法皇却希望她“不要怀上”，究竟是何寓意呢？

无论怎样揣摩，内侍仍无法弄明白法皇的真实内心。可此事确乎不比寻常，不容漠视，必须弄个明白才是。

“恕奴婢失礼……”内侍决心已定，向法皇施了一礼，开口道，“刚才，陛下说不希望璋子女御怀上，这是法皇陛下的意思……”

内侍踌躇着，不知这样探问是否妥当。法皇却爽快地点点头，“是啊。有何不妥？”

被法皇这么一诘问，内侍反倒不知如何作答了。如此非同小可之事，法皇却理所当然似的反问自己，内侍竟一时语塞了。

不论怎样，倘若这是法皇的本意，再问下去也没有意义。

“这样啊……”内侍嗫嚅着俯身沉默不语。过了片刻，法皇说：

“过几天，璋子要参加正月庆贺以及立后大典等等，考虑到这一层，以无负担之身参加岂不更舒服些？”

诚如法皇所言，不日将举行立后大典。内侍虽未曾亲眼目睹过，但听说自古传下来的一整套宫廷礼仪繁缛铺张，场面盛大无比，甚是耗费精力。

作为主角的璋子女御当然以轻松之体参加为上，即便如此，似乎也不必刻意避免怀孕。因为即便万一怀上，也不会立即出现妊娠反应，更不会因此而影响璋子女御参加立后大典。

非但不会影响，若值此立后之时，皇上得知璋子女御有喜，定会龙颜大悦，喜上加喜的。

谁料想，法皇竟然不希望璋子女御怀孕。内侍仍不甚了了，可既然法皇说了“这样为好”，也就只能如此了。

依然难以释怀、疑窦重重的内侍，无可奈何地从法皇御前退了下去。

第五章 夜半梦呓（1）

不久，岁月更新。此时，璋子女御作为天皇唯一的女御居于无可动摇的地位。

元旦之日，关白藤原忠实、内大臣藤原忠通以及公卿大臣无不争先恐后前来朝贺新女御。

正月十四日，璋子女御接到了立后宣旨。

入夜时分，头中将藤原宗浦作为敕使，前往大内的承香殿东厢，端坐于榻榻米上的坐垫之上，向首席女房宣读了立后圣旨。

接旨后，大纳言藤原经实向宗浦赐予女房服饰作为谢礼。宗浦起身退至庭园内，二拜后离去。

然后，璋子女御由大内返回里第三条西殿，开始为立后做准备。大礼由此拉开序幕。

对于璋子女御而言，则是期盼已久的回娘家。

只是，璋子女御并非单纯回到自己的御殿。

当天清晨，法皇从正亲町府邸起驾，移居三条西殿，等候璋子女御从宫中回来。

(此处加入原书第 100—101 页插图，排布方式依照原书，跨页图)

过不几日，正月二十日夜，璋子女御按惯例，接到了“手车宣旨允许乘辇至宫门的宣旨。”。此时，白河法皇的御驾唐厢车抵达承香殿北面，来迎接璋子女御。

女御于此处乘上唐厢车，由皇宫北门出来。等候在此的衣着华美的女房们分乘数车，紧随其后沿土御门大路向东而去。

法皇身边的殿上人和诸大夫举着松明，在唐厢车前面开路。

豪华车队浩浩荡荡由东洞院大路向南拐，行至与三条大路的交叉路口往右去，便到达三条乌丸路口。

璋子女御乘坐的唐厢车由此路口穿过三条西殿东边的四足门和东中门，进入南庭，停靠在寝殿阶隐遮挡殿堂阶梯的屋檐。中央的篑子殿堂檐下铺有木板的外廊。前面。

璋子女御下车后前往西配殿，女房们由北侧进入西配殿。已聚集在三条西殿的公卿和殿上人们在东侍廊侍廊是位于中路北侧的通道，

家司们等候差遣以及接待官位低者出入或接待之所。就座，飨宴开始。

飨宴结束后，侍奉法皇的公卿奉法皇旨意，拟定《立后定文》，由权中纳言源能俊将其缮写清楚，呈交法皇裁决。

《立后定文》上面规定，六天后，三大臣之中的右大臣源雅实任典礼司仪等程序。

待一应决议商定之后，公卿们退去时，已是夜阑更深的子夜时分了。

璋子女御谒见白河法皇是在子夜过后的翌日，即二十一日的拂晓。这是自去年十二月十三日璋子女御入宫以来，时隔三十七天的久别重逢。

所有事宜裁定之后，白河法皇进入寝殿的涂笼里时，璋子早已穿着一件白色单衣候在床上了。

穿此单衣既是遵照法皇的吩咐，也是璋子自己的意愿。

法皇见璋子已等候在床，便将乌帽子和指贯日本古代宫廷男性服饰。穿着直衣等服装时下半身穿的裙裤，裤口有带子，穿着时系紧。等一股脑弃置一边，飞身上床，一把搂住了璋子。

“璋子……”

“法皇陛下……”

两人没再说话，只是紧紧拥抱着对方。

不知过了多久，法皇轻轻舒了一口气，稍微放松了一些。璋子也得以喘了口气，紧接着两人又不约而同地相拥在了一起。

如此反复多次后，法皇用低沉而清晰的声音倾诉道：“真想你

啊……”

“我也是……”璋子低语。

这无疑是双方毫无矫饰的真情实话。

用语言确认了互相思念若渴后，法皇才发觉压抑已久的情欲已无法遏制了。

法皇一口气剥去了璋子已然快要滑落的单衣，使她全身裸露了出来，将脸贴近璋子，嗅遍、吻遍她的全身后用力点了点头，仿佛终于确认了是璋子本人似的，然后一鼓作气地沉入璋子的肉体中去了。

第五章 夜半梦呓（2）

法皇的动作犹如年轻人一般狂野激烈，转眼之间便喊叫着“可以吗”，璋子则紧紧缠绕上去，应声道“快点！”

一瞬间，法皇发出一声野兽般声嘶力竭的吼叫，尽情释放了出来。与此同时，璋子也燃烧到了沸点，激情澎湃。

这正是一再压抑了三十七天的情爱之火山爆发！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也不知什么使然，两人的意识犹如出现了一段真空，又愕然梦醒一般，同时贴近了对方，紧紧相拥。

刚才两人确实完全融为了一体。当然迄今为止，这样的瞬间已有过无数次，却从未如此激情燃烧、如此酣畅淋漓。

法皇感到万分满足，心里踏实下来，呢喃着，“太棒了。”

“是啊……”

“我早就盼着今天了。”

“我也是……”

此时，法皇才刚刚意识到似的，给全裸的璋子盖上单衣，自己也拽过单衣盖上，然后又紧紧搂在一起。

这样相互感受着对方的体温，法皇轻柔地说："你在我这里好好休息一下后，再回去吧。"

璋子点了点头，突然想起了什么，轻轻道："可是，我有点担心。"

"担心什么？"

"今天晚上来这里，我怕被人知道。"

"不用挂虑。"法皇当即摇了摇头。

"可是，女房们……"

"我这里的女房都明理，知道了也不要紧。有我呢。"

听到这话，璋子似乎安心了，刚闭上眼睛，法皇就问："皇上怎么样？"

"啊？"突然被问及自己的夫君，璋子略显惶惑。

"对你温柔吗？"

"是的……"

"他身边没有别的女人吗？"

"是的，好像没有。"

法皇微微点点头，随口问道："那么，那个事呢？"

璋子似乎早已预料到了，在法皇怀里慢慢摇摇头。

"你拒绝了？"

"我以月信期间，身子不洁为理由……"

"他能够体谅吗？"

“刚入宫的时候，我是这样……”

璋子刚刚入宫时，的确正好是月信期间，所以没有合衾也是理所当然。可是，那之后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呢。

“那么，接下来那段时间呢？”

“我对皇上说，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彻底干净了，请包涵一段时日……”

“他对女人一无所知吗？”

“好像是的。”

这么问话时，法皇的情欲又被勾了起来，他摩挲着璋子光滑的后背，问道：“不过，他还是想要你吧？”

“是……”

“你怎么办呢？”

半晌没有听到璋子回答，法皇想要瞧瞧她的脸，璋子轻轻避开法皇的视线，说道：“按照法皇嘱咐，用手……”

“如此说来你为他做了？”

璋子轻轻点点头，瀑布般黑发遮挡着她的脸。

“他高兴吗？”

“很高兴……”

“原来如此啊。你果然照我的吩咐做了呀。”法皇不由提高了声调，“可是，他更想要你了吧？”

“没有，我拒绝了。”

“你是怎么说的……”

“我说，请等到立后仪式以后吧。”

“哦。”法皇钦佩地用力点点头，“那么，他便同意了？”

璋子沉吟片刻答道：“不太清楚，不过，没有再纠缠我……”话没有说完，璋子便拼命摇着脑袋，一头撞进法皇的怀里，一个劲儿嚷着，“我不愿意，真的不愿意！”

因璋子力量过猛，撞得法皇向后一仰。法皇又一次紧紧抱住了璋子。

璋子依偎在法皇怀中，语气坚决地轻声说：“除了法皇，别人都不行。”

这表白实在太可爱了。她竟然说，除了自己以外，对其他男人怎么也提不起兴趣。当然了，她受到自己无与伦比的宠爱，这样感觉也在情理之中。

第五章 夜半梦呓（3）

可是，那个男人不是别人，而是当今皇上。虽说是自己的孙儿，却是居于最高权位的天皇。嫁给天皇，是为了获得作为女人至高无上的荣耀，这一点，璋子应该是心中有数的。

事到如今，璋子却说出不愿意接纳皇上的话来，真是件麻烦事。璋子应该比谁都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

法皇对着璋子漂亮的耳廓说道：“你明白咱们的那个约定吧。”

此约定是： 即便你嫁给了天皇，第一个孩子也希望为我生——这是法皇对璋子诉说过很多遍的愿望。

“拜托了，这是我此生唯一的愿望。”法皇猛然坐起身，双手撑在

床上，向璋子深深低下头来。

“法皇陛下……”璋子慌了神，将法皇拉近自己，“陛下千万不要这样。我都明白。”

两人再度天崩地陷般倒在床上，相互感受着对方温暖的怀抱，法皇喃喃道：“我相信你。”

“陛下放心吧。”

“今夜，要是能够种下就好了……”法皇伸出手去，缓慢地上下抚摸着璋子的腹部，问道，“你也希望这样吧。”

璋子轻柔地点点头。

“要是能够怀上，此子便是下一任天皇。”法皇抚摸着璋子的小腹，凝望着幽暗的空中，“我一定要让他登上皇位。”

仿佛被法皇坚决的话语牵引着，璋子抱紧了法皇，对着埋在自己胸前的璋子的黑发，法皇说道：“那么，你就成为国母了。”

“……”

“对吧？”

璋子将额头抵在法皇胸口上，代替了回答。

“要是能如愿，就万万岁了。”

“是啊。”

“寡人再没有任何遗憾了。”法皇说完用力搂紧了璋子，璋子也紧紧依偎着法皇，两人再一次坠入至福之中……

一月二十六日，是璋子女御正式成为天皇之后的立后之日，可一大早天空就布满阴霾。

午后未时（下午二时左右），关白藤原忠实由皇宫西面的宜秋门入宫，在天皇御前，由藏人左少弁藤原实光传旨，命右大臣源雅实拟出立女御从三位藤原璋子为中宫的宣命。

右大臣接旨后，命大内文章博士藤原永实起草宣命。

草案早已事先拟定，永实将草案装入匣内，呈交关白藤原忠实，关白奏闻天皇之后，交与内记担任起草敕命，记录宫中事宜的官吏。，命其将草案缮写清楚。

此后，右大臣源雅实召见大外记外记为太政官的主典的一种，掌管起草诏书、奏章，以及各种宫廷礼仪的官吏。分为大外记和少外记。中原师远，询问大典准备情况，命令典礼开始。

仪式开始不久，下起了小雨。经过磋商，将立后仪式改行雨天方案，即依照雨仪施行。将排列在南庭紫宸殿阶下的仪仗队分列于东西回廊里。

典礼按开门仪式与宣制仪式的顺序正式开始举行。

首先，由大纳言藤原家忠以及执政们作为在承明门外举行仪式的外弁在承明门指挥诸项事宜的第二位公卿。参见“内弁”注释。，在位于紫宸殿南面的承明门东西回廊就座，一般大臣候于承明门外。其间，将表示左近卫将监藤原为胜宣读宣命时站位的木籍放置于紫宸殿东边的宜阳殿的高台上。

此时，关白忠实率领众内侍前往紫宸殿，于东箦子下站立等候。

紧接着，右大臣源雅实手持宣命，行至宜阳殿的公卿座入座。然后，女官打开承明门扉，候在承明门外的大臣中五位以上者进入承明

门内，排列于回廊内侧。

接到外记禀报诸司命官到齐后，外弁们前往宜阳殿，排列于连接紫宸殿和宜阳殿的轩廊特指紫宸殿南庭的回廊。北侧。

在承明门内执掌典礼司仪权的内弁皇宫内举行典礼时，于承明门内执掌典礼司仪的首席公卿。，右大臣源雅实，唤被指定为宣命使的中纳言藤原忠教至近前，将宣命交与他。

忠教手持宣命返回轩廊。右大臣源雅实也从宜阳殿上下来行至轩廊，向宣命使施了一礼，立于外弁之列的最前面。

然后，宣命使忠教由轩廊登上宜阳殿的高台，将笏笏是公卿持在右手中的细长的板，原初以正威严之用。举行仪式等时候把相关的备忘录写在笏纸上，贴在笏的里侧。插进腰带，展开宣命，朗读前文后，群臣一齐发出悠长的颂赞声，朝宣命使垂首致意。

宣命使继续宣读册立藤原璋子为皇后的宣命正文。群臣听罢又发出了一片颂赞之声，再次揖拜。

宣读之后，宣命使走下殿来，返回轩廊。随后右大臣以及公卿们退出典礼会场，立后大典到此结束。